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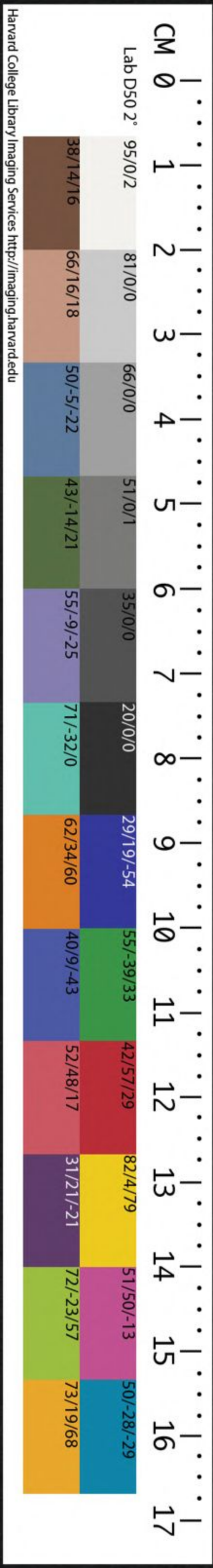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T 2512/2573 B

通鑑綱目

十

11



實治通鑑綱目卷第十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印

起內子漢章帝建初元年
盡乙丑漢安帝延光四年
凡五十年



肅宗孝章皇帝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厚贍饑民

詔二千石勸農桑慎選舉順時令理冤獄

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借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借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陸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以濟羣生全廣至德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第五倫亦上疏曰先武承王莽之餘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寇軍令如協並以刻薄之資務為嚴

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非徒應坐豫協亦宜議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又聞諸王主貴威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言教者訟上善之倫雖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論議每依寬厚云

集覽 陳留縣古兖州郡今開封府南陽府

陳留縣名注見武帝元朔六年

關寵敗沒段彭擊車師匈奴走車師復降罷都護及戊巳校尉官班超留屯疏勒

段彭等擊車師斬獲數千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因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迎恭俱歸吏士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距

沒三月至土門唯餘十三人中即將鄭衆上疏曰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鑿山為井糞弩為糧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耻宜蒙顯爵以厲將帥詔拜恭騎都尉悉罷戊巳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以刀自剄至下實王侯以下皆號泣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起捕斬

集覽 尉頭西域國名南接疏勒

書法 西北多事甚矣京國之留屯也書曰留克國屯田湟中此則曷為以班超留屯書不予超之專留也

地震 秋七月詔以上林池籩賦與貧民 **集覽** 池籩注見宣帝地節三年

書法 元帝之書以公田及苑原業貧民矣於
是復書志仁民也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
之

發明

文王之國方七十里與民同之自後世開
廣苑囿而後貧民失職今章帝初元首以
上林池籟賦與貧民亦足見以有
餘補不足之意矣書以美之宜也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哀牢王反郡兵擊斬之

二年春三月詔三公糾非法

詔曰貴戚奢縱無度有司莫舉三公
並宜明糾非法在事者備為之禁

罷伊吾盧屯兵匈奴復守其地

書法

特筆也其特筆何
虜所必爭地也

夏四月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

大旱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
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
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
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
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夙
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
之不捨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
覺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吾為天下母而
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
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救但笑
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
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構領袖正白顧視
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冀以默愧
其心猶憚念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

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
西京敗亡之禍哉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曰
吾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
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
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
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
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
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遠慈母之拳拳乎
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
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
馬昏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其有謙
素義行者輒假借温言賞以財位其美車服不遵
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於是內外從化被服
如一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
與帝言政事及教授小王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
和終日馬廖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
哀帝去樂府然而修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
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

劍客百姓多創痍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
語曰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
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
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綰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
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
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况於行
令乎太后**集覽**濯龍門上濯龍殿名殿門之上綠
繡綠幘崔豹古今注韜揅衣也乘輿進食者服之
徐氏曰揅揅衣袖蓋以韜韜其袖恐汚食飲假借
温言假借並去聲以温和好語褒美之織室前書
有東織西織屬少府平帝改置織室服官注見元
帝初元元年齊三服官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痍
吳王春秋吳公子光也僭號稱王劍客謂專設諸
輩光皆善客待之故百姓亦多以劍相擊刺而有
創痍創讀曰瘡刀所傷也痍痕也楚王好細腰宮
中多餓死楚王春秋楚靈土圖也墨子曰楚王好
細腰而國多餓死戰國楚策莫敖子華對威王曰

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膏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高結結讀曰髻束髮也四方全匹帛古者製帛長丈八尺曰匹言城外四方皆效為大袖將費帛全匹也未幾後稍不行馬廖本傳注劉貢父曰案文有未幾字則不當更正誤綠講集覽講當作有後字蓋本是復字也正誤講常鞞其袖恐汙食飲○今按講單衣也故云衣去聲時蒼頭必多未必皆以常鞞袖楚王好細膏集覽引戰國策靈王好細膏楚士約食○今按墨子亦云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此言宮中多餓死恐但謂婦女耳

詔齊國省冰統方空穀

集覽

詔齊國省冰統方空穀本紀注統素色冰言色鮮潔如冰也穀紗也方空言紗薄如空即今方

燒當羌反秋八月遣將軍馬防校尉耿恭擊之

管實

燒當羌注見桓帝中元二年馬防扶風茂陵人援之子

第五倫上疏曰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任以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為意愛帝不從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紫宮

三年春宗祀明堂

馬防耿恭擊羌大破之詔徵防還下恭獄免其官

馬防既徵還留恭擊餘寇所降凡十三種數萬人以言事忤防監營謁者承旨奏恭不憂軍事坐徵下獄免官

書法

於是恭以言事忤防監營謁者承望劾恭恭為無罪明矣綱目上書擊羌大破之下

而小人論附已如此則以帝欲尊重舅家之意

有以來之也

發明

光武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未嘗假借威里

間政事清明為中興首肅宗繼之以建武永平之

有光前烈而馬防外戚浸失初意前此大旱之

時嘗欲封爵諸勇賴太后不從而止未幾遂以

馬防借耿恭將兵擊羌雖曰幸而成功然防

召還恭已罪免至冬則防進位車騎矣同功異

賞豈無其說蓋恭以言事忤防有司承望風旨

上亦不察而罪之爾然則外家之勢比先朝為

如何耶綱目書防恭擊羌破之詔召防還下恭

獄身官則恭有功無罪曉然甚明固已不待參

考而後知其為防所陷矣未年馬氏少衰而實

代遂熾肅宗之政若此孰謂其果優於先帝乎

三月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后勲之

實勲

實勲扶

平陵

夏四月罷治亭沈石臼

河考異

提要漏

初顯宗之世治亭沈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

令通漕連年無成死者不可勝算帝以謁者鄧訓

監領其事訓考量彙括知其難成具以上言詔罷

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數千人訓禹

之子 **集覽** 都慮河經行地名慮音問考彙彙括考

冬十二月以馬防為車騎將軍

有司奏遣諸王歸國不許

上性篤愛不忍與諸弟乖離故皆留京師

發明

既以不許矣而後愛也

四年春二月太尉融卒。夏四月立子慶為皇太子。五月封馬廖等為列侯。以特進就第。考異馬廖上字

有司請討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從之太
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
老猶戒之在得故日使傷屬思自降損何意老志
不從萬年之日長恨一失廖等辭讓不許乃受爵而
辭位許之皆集覽方出謂四方也垂遠邊也日
以特進就第集覽夜以興思免厥愆注出常悚懼危
厲夜半以起思所以九其愆也

以鮑昱為太尉桓虞為司徒質實鮑昱上黨屯留人永之子

六月皇太后馬氏崩

帝既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賈貴人不
登極位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但加貴人王
赤綬安車一駟宮人二百
雜帛黃金錢二千萬而已

秋七月葬明德皇后

冬十一月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楊終言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宣帝石渠故事
永為後世則詔太常將大夫博士即官及諸儒會
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
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丁鴻
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集覽白虎觀在北宮
廣平王羨皆與固起之兄也集覽承制問承奉制
詔以問議五經事白虎議奏今白虎通是山堂考
索曰白虎議奏凡四十篇今所存本乃四十四卷
篇首於爵終於嫁娶大抵皆引質實揚終蜀郡成
經斷論却無補制臨決之語

城人淳丁恭北海淳干人丁鴻潁川定陵人樓望
雍丘人桓郁沛郡龍亢人榮之子班固安陵人賈
逵平陵人廣平國名
汪見武帝元狩四年

書法 宣帝之篇嘗書會石渠講五經矣
於是再見其再見何嘉尊經也

五年春二月朔日食舉直言極諫

詔所舉以巖穴
為先勿取浮華 **集覽** 巖穴猶言林泉也謂士
之隱於巖穴之間者

夏五月以直言士補外官

詔曰朕思選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
吐蕙略聞于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
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 **集覽** 思選
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集覽** 猶言
希望也選去聲緩而有所待也側席異聞側席為
敬不敢正坐也異聞前所罕聞者所以體貌賢良

欲來規諫也子大夫師古曰子者人之嘉稱
也大夫掌顧問應對故舉其二而稱子焉

書法 直書其事而貶義見矣綱目書日食二百
六十七而書舉士者五求言者三詳文二

惜也帝之善未盡也是故上書徵有行義者下
書賜帛遣歸而昭帝之失見矣上書舉直言極

諫下書以直言士補外
官而章帝之失見矣

發明 直言之士固當出入禁闈補過拾遺可也
以補外官毋乃憂其未而失其本乎直書

于此蓋
譏之爾

太傅熹卒

遣弛刑義從就班超平西域

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曰西域諸國莫不向
化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

鄧彪為太尉

六年夏六月太尉昱卒○是月晦日食○秋七月以

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運兵歲月之
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莎車疏
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燬也鄯善問兵可不
費中國而糧食自足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
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
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
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為假司馬將
他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
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超遂與幹擊
番辰大破之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疆宜因其力
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可集覽竊冀未便僵
遣使招慰與其合力帝納之集覽私竊冀望
我未必便死他刑注見光武建武二十六年義
從西羌種名居湟中番辰姓名史炤曰番音番

以廉范為蜀郡太守

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
炎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
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集覽民安
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禰今五袴集覽作作

則護質實庶范字叔度杜陵人

書法中興太守可稱者前書杜詩張堪第五倫

矣於是復書廉范皆良吏也自是以至漢
末裴潛張熲其庶幾焉若夫祝良李固
張綱獨以能平盜賊捕則所遇之異也

七年春正月沛王輔等來朝

帝以諸王將入朝遣謁者賜糶囊食物珍果又使
大鴻臚持節迎帝親自備行部第豫設帷牀錢
帛器物無不克備既至詔沛濟南東平中山王贊
拜不名升殿乃拜上親答之每入宮輒以葦迎至

省閣乃下上為之與帝改容皇后
親拜於內皆勸躬辭謝不自安
按東漢紀云沛王名輔濟南王名康東
平王名蒼中山王名馬俱光武之子也

集覽 沛濟南東
平中山王

三月歸國詔留東平王蒼於京師

書法

未有書留者書留東平
王蒼特筆也交予之

夏六月廢太子慶為清河王立子肇為皇太子

初帝納扶風宋揚二女為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
梁竦二女亦為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竦皇后無
子養肇為子謀陷宋氏誣言欲為厭勝之術乃廢
慶為清河王以肇為皇太子出宋貴人使小黃門
蔡倫案之皆飲藥自殺慶時雖幼亦知避嫌畏禍
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救皇后令衣服與太子
齊等太子亦親愛慶
集覽 厭勝厭益涉反廣
入則同室出則同與
雅云厭者鎮也
實實

蔡倫桂
陽人

發明

太子慶以無罪見廢原於竇后之誣陷也
自光武寵陰后而廢太子故肅宗踵而行
之如出一轍貽謀不足以詔後嗣服
不足以曾光書之于冊皆可愧矣

秋八月東平王蒼歸國

有司復奏遣蒼歸國手詔蒼曰骨肉天性誠不
遠近為親踈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
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
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

集覽

顧授曰授
顧付人曰授

九月帝如偃師遂至河內

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獲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
無它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難城郭遠吏逢迎刺

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
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飲耳
也脫粟米之粗糲者僅脫去其
穀也瓢飲以瓢而飲不用器皿也

書法

致而還者異矣詳明帝

封蕭何末孫熊為鄼侯

書法

未孫何不得其世也成帝之篇嘗書封蕭

也蕭何之後
綱目詳書之

八年春正月東平王蒼卒

初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上疏諫曰竊見
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親始終之分勤勤懇
懇以葬制為言孝明皇帝大孝無違承奉遵行謙
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

者兵隴且不欲其著明豈况築郭邑建都郭哉上
遠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
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
祖彌之深思臣蒼誠傷一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
窮也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
悉心以對皆見納用至是薨謚曰獻中傳封上王
自建武以來章
奏並集覽焉

下梁竦獄殺之

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相慶皇后以是忌梁貴人
數譖之諸竇遂作飛書陷竦以惡逆竦死獄中家
徙九貞兩貴
人皆以憂死

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

馬廖謹篤自守而性寬厚不能教勅子弟皆驕奢
不謹揚終與廖書戒之曰黃門即年幼血氣方盛

既無長君還讓之風而更結放縱無行之客覽念
 前往可為寒心廖不能從防先大起第觀食客常
 數百人防又多牧馬畜賦欵羌胡帝數加譴救禁
 遇甚備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廖子豫投書怨
 誹於是司并奏防光兄弟悉免就國詔曰舅氏
 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右者朕甚傷
 之其令許侯恩慕田廬以慰朕渭陽之情光比防
 稍為謹密故帝特留之後復有詔還廖京師諸馬
 既得罪實氏益貴盛皇后兄憲弟篤喜交通賓客
 第五倫上疏曰實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
 闈年盛志美卑讓樂善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
 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更相販賣雲集
 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二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
 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臣愚
 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
 夫防其未萌令憲永保福祿此臣之所至願也憲
 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帝
 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

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特何用愈趨高
 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貴主尚見枉奪况小民
 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
 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司馬公曰人臣之
 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責憲善矣然
 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
 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
 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
 惡而不能去人
 集覽 長君謂后父馬援也長音展
 兩反許侯謂馬光也封於許
 渭陽之情秦國風詩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案春秋
 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娶大
 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姊
 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
 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為大夫里克
 所弒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
 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
 文公秦康公之舅也時康公為太子其母穆姬已

卒康公送其舅于渭陽念母之不見別其舅而懷
思焉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之陽者蓋東行送之
於咸陽之地沁水公主明帝女也陰喝師古曰陰
喝猶壺塞也陰於禁反喝三介反何用愈趙高指
鹿為馬用猶以也愈猶差也指鹿為馬事在秦二
世三年毀服毀減損也皇**正誤**長君退讓之風集
后自貶降故自損其衣服**正誤**覽長君謂馬援也
○今按文帝立竇皇后弟廣國與兄長君厚賜
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為選士之有節行者
與居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今
馬廖等皆太后兄故揚終引竇長君為比非指援
也陰喝集覽陰於禁切喝一介切猶壺塞也○今
按陰如字喝許局切訶也亦作喝史記恐喝諸侯
謂相恐脅也何用愈趙高集覽用以也愈差也○
今按愈猶勝也言與趙高等也

下維陽令周紆獄尋救出之

周紆為維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里豪
彊以對紆厲聲曰本門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
責業備乎於是部吏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踴躍亦
師肅清竇篤夜至止茲亭亭長拔劍肆詔遣劍
戟士收紆送廷尉**集覽**周紆豈俱反字或作紆踏
詔獄數日貫出之踏踏亦作局其欲反曲也
踏井亦反累足也如取踏然詩正月謂天盖高不
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箋云局踏者天高而
有雷震地厚而有陷淪上下皆**實實**周紆下
可畏怖貫出貫市夜反赦也

以班超為西域將兵長史

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
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竇不敢前因上書
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捧愛妻拘愛于安
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魯參而有三
至之譴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
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逐

京師幹謂起曰邑前段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
書留之更遣亡吏送侍子乎起曰是何言之陋也
以邑毀起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也
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名者殺人告其母毋不信三至而後信之內省
不疚語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注疚病也自省無
罪惡無可憂懼

以鄭弘為大司農

舊交趾貢獻皆從東冶汎海沈溺相繼弘奏開零
陵桂陽嶠道自是夷通在職二年所省以億萬計
遭天下旱邊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藏殷積
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飢民帝從之
東冶漢之縣名屬會稽郡漢末改曰東候官吳屬
建安郡晉折置原豐縣為晉安郡治隋開皇中始
改原豐為閩縣五代時閩改長樂縣宋復為閩縣
元仍舊本朝因之為福州府治所仍屬焉

泰山剛人
昌之弟

元和元年夏六月詔議首舉法

陳事者多言即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
吏事寔疏詔公卿朝臣議大鴻臚常處曰夫國以
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
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
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銀鍊
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
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
其人矣處又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而問者
多從即官超升此位雖曉晉文法長於應對然察
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焉夫捷給之對深思絳侯
不訥之功
帝皆納之
見文帝三年
軍定三秦攻項籍擊滅秦以功封侯食絳邑木訥

注見惠
帝之年
寶 帝處扶風平陵
人賢之曾孫

秋七月詔禁治獄慘酷者

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
自往者大獄以來掠者多酷鉗鑽之屬慘苦無極
念其痛毒怵然動心宜**集覽** 縣者唯得榜笞立劉
及秋冬治獄明為其禁也榜音彭字或從手即笞也榜笞輕刑也應受榜
也榜者以一人背之令其立而受刑令丙為篇之次
也前書音義曰今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箠長
短有數箠主藥反扑撻之具漢景定箠令箠長五
尺其本大一寸末薄半寸竹也皆平其節當笞者
笞臂畢一非乃更人鉗鑽鉗通作鉗其庶反鑽作
喚反倉頡篇曰鉗鉗也鉗從蓋反說文在項
曰鉗在足曰鉗鑽鑽刑也鑽從去其膝蓋骨

舊法 景帝之世書詔治獄者務先寬於是再見
然帝之寬厚長者又有大過於景帝者矣

八月太尉彪罷以鄭弘為太尉○帝南巡

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諸時命司空自將徒
吏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
集覽 設備時諸陳如反積也時通作峙音丈紀反
具也顏師古曰設諸時豫備器物也自將徒
吏柱橋梁自將親自將領也徒供徭作者吏通作
枝捍也柱通作柱音豕與反撐也小柱為枝爾雅
隄謂之梁柱梁即橋也凡橋有**正誤** 自將徒今按
木梁石梁舟梁皆謂之橋耳
親自將徒此但謂官司自
備工徒脩理不役民夫耳

冬十月至宛以朱暉為尚書僕射

暉嘗為臨淮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彊直自遂南
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竟家居故上
召而用之後尚書張林上言擢官經用不足宜自
煮鹽脩均輸法暉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

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
賈販無異益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
行帝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赦出
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
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
暉曰今臨得譴議奈何補病暉曰行年八十家思
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
臣子之義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共劾奏暉帝寢
其事詔有事即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
乃起 **集覽** 南陽朱季朱暉字文季故曰朱季南陽
謝 謝謂白髮落而更生黃者署議署謂養名也雷同
稱謂白髮落而更生黃者署議署謂養名也雷同
雷古雷字雷同附和之義也雷震驚百里而百里
一同故事無可否而同之者謂之雷同記曲禮曰
無雷同注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
各由已不當然也楚辭九辨世雷同而炫耀兮文
公集註雷聲相 **正誤** 黃髮無愆今按書秦誓尚猷
似有同無異也 **正誤** 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註黃髮

賢老也言謀于黃髮之人則行事無所
過詔意則謂朱暉等賢老之人無過也

十一月還宮

以孔僖為蘭臺令史

魯國孔僖涿郡崔駰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
聖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鄰房生上書
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議當世事下有司僖以書自
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
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身為直說書傳
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為惡天下莫不知斯
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陛下即位以來
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
實是則固應悛改黨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
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焉慮以
此事關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後
言者矣齊桓公親湯其先若之惡以唱管仲然後

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卒然蒙枉不得自叙
 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比方寧可復使子孫
 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書奏詔勿問拜僖
 臺令集覽已忘其前善為句孔僖傳作忘其前之
 史集覽為善注武帝末年好神仙征伐四夷信
 巫蠱戶口減半鄰房生房太學中房舍也生太學
 中生員也其鄰房之生姓梁名郁親揚其先君之
 惡以唱管仲唱導引之義齊襄公醉殺魯桓公通
 其夫人殺誅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
 及故次第糾奔魯管仲傳之次弟小白奔魯後公
 孫無知弒襄公高國陰召小白於莒魯亦送糾而
 使管仲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先入得立是
 為桓公遂厚禮管仲也蘭臺漢官儀曰御史臺率執憲
 惡以唱率管仲也蘭臺漢官儀曰御史臺率執憲
 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漢官儀曰御史臺率執憲
 御史中丞在殿中正誤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集覽
 蘭臺掌圖籍秘書

讀已字為已然之已○今按及後恣已四字當為
 一句言恣為已之欲也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
 仲集覽齊襄公無道被弒桓公得立厚禮管仲以
 為大夫此是親揚先君之惡以唱管仲○今按集
 覽援引雖詳而不見親揚其惡之事國語魯莊公
 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迎而問焉曰昔吾先君
 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戈不聽國政卑聖侮
 士而唯女是崇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
 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
 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仲乃對以致霸之術云

書法

一令史耳何以書錄賢也

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
 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

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
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徃日之
喜乃為親屈也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
乃脫身為備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
得為吏坐贓終身損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
為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米各千斛常以
八月長吏問起

質實

一統志云安陽漢之縣名屬
郡南齊屬安康郡隋屬西城郡唐置西安州貞觀
初徙治新店元省入金州

本朝復置改屬漢中府

書法

嘉賞善也終綱日書賜穀二是年齊
甲戌年常珍皆美也賜民穀不與焉

詔除妖惡禁錮者

詔曰徃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
屬如有賢才沒齒無用朕甚憐之諸以前妖惡禁

錮者皆
蠲除之
集覽
徃者妖言大獄明帝時楚王英與
忠等造圖書謀逆禁錮禁止錮塞其
仕進之路

二年春正月詔賜民胎養穀著為令

詔曰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
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為令

書法

漢初書令民產子復勿事志仁政
也高七於是復見帝誠長者矣

詔戒俗吏矯飾者

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饜之甚苦之
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
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
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
威四者或與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
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

意集覽曰悃悃至誠也無華不事文采也

二月行四分曆

太初曆施行百有餘年曆稍後天上命編訢等綜技作四分曆施行之

集覽綜技錯綜而技

之正

帝東巡

帝之為太子也受書於汝南張酺至是東巡酺為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為尚書

耕於定陶柴告岱宗宗祀明堂三月至魯祠孔子

帝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太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鄉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

集覽

柴告燔柴祭天告至也岱宗泰山也為四嶽所宗故曰岱宗爾雅祭天曰燔柴天高不可達故燔柴以祭之度高煙上通也書舜典至于岱宗柴馬融曰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先登于位告于天也闕里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二里有闕里其中有孔子宅從征記云闕里背洙面泗即此也案孔子生在鄒長徒曲阜仍號闕里素王事紀云廟東南二里一本作南十里有二石闕蓋里門也因名闕里六代之樂周六代樂記雲門黃帝樂也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咸池堯樂也堯能禪舜均刑法以儀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大韶舜樂也言其德能經堯大夏禹樂也禹治水

敷上言其德能大中國大漢湯樂也言湯以寬治
 民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
 紂言其德能成武功質實一統志云關里在兗州府曲阜縣
 按子家孔子卒諸儒講禮鄉飲酒大射於孔子家
 族氏因以為齋藏孔子衣冠琴瑟車書至漢景帝
 時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金
 石絲竹之音乃不敢壞於壁中得古文經傳又高
 帝過關里以太牢祀孔
 子皆此今為宣聖廟

至東平祠獻王陵

質實

東平國注見獻帝興平元年
 獻王陵在兗州府東平州北

上 峴山

帝至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
 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獻王陵祠以太
 牢親拜祠生哭泣盡哀獻王之歸國也驃騎府吏
 丁牧周栩以王愛賢下士不忍去遂為王家大夫

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
 之皆引見擢為議郎

集覽

羽反

夏四月還宮假于祖禰

集覽

還宮假于祖禰還讀曰
 旋返也東巡而返記王

制歸假于祖禰假通作格書舜典歸格于藝祖用特
 祭氏傳曰格至也至于廟而祭告也特特牲也謂一
 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
 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
書法綱目書巡二十九始皇五武帝七煬帝三
 然始皇武帝誇功德唯帝則舉古典崇先聖文
 遠皆奢欲之所發也唯帝則舉古典崇先聖文
 治彬彬視三君天淵矣故還宮未
 有書假于祖禰者於是備書之

秋七月詔定律母以十一月報囚

詔曰春秋重三正慎三微其定律無以十
 一月十二月報囚止用冬初十月而已

集覽

春秋

重三正慎三微春秋於春每月書王或書王正月
或書王二月或書王三月三正者天地人之正所
以有三者由有三微之月王者所當奉而成之禮
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三微者三正之始
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十一月陽氣
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為天正
色尚赤十二月萬物始芽而色白白者陰氣故殷
為地正色尚白正月萬物芽甲而出其色皆黑人
得加功展業故夏為人正色尚黑王者扶微理弱
幸成之義毋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毋禁止之也
論囚曰報謂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無鞠獄
斷刑之政又詔曰立春不以報囚謂立春陽氣至
可以施生故不論囚

冬南單于與北單于戰破之

考異

南止漏匈奴二字一本北單于作此

匈奴

北匈奴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
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
至是南單于與戰於涿邪山斬獲而還武威太守
孟雲上言北虜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
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以慰安之
詔百官議鄭弘第五倫等以為不可拒虞袁安等
以為當與之虞延斥引倫亦變色司隸舉奏弘等
皆免冠謝詔報曰事以議從策由衆定問問侃侃
得禮之容寢默抑心非朝廷福君何尤而深謝其
各冠履帝乃下詔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
下之也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貢獻累至豈宜違信
自受其曲其救度遼及中即將倍任南部所得生
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
集覽 度遼將軍吳棠
正誤 集覽
謂將軍吳棠○今按後漢書南匈奴傳明帝永平
八年始置度遼營以吳棠行度遼將軍事章帝建
初七年坐事免以張掖太守鄧鴻為之章帝永元
二年鴻遷大鴻臚以李甫接為之今章帝元和二

年勅度遼
則鄧鴻也
質實
表安汝南汝陽人
虞延陳留東昏人

書法
以書戰勝受漢賞也

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

給之

書法
志仁政也故通鑑

發明
肅宗之治自初元以來如以園籩與民禁

穀之類無非善政可紀之實至是又詔廩給嬰

兒班班見於史冊綱目書之足以繼美文景光

帝比巡耕于懷

救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

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

三月還宮

夏四月收太尉弘印綬弘自繫獄出之而卒

鄭弘數陳實憲摧執太盛奏憲黨張林楊光貪殘

吏與光舊因以告之憲奏弘漏泄密事帝詰讓弘

衣印綬弘自請廷尉詔赦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

病篤上書曰實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謂憲

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晒然可見陛下處
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
之機臣雖命在畧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
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
薨已

書法

凡書叔某印綬皆無罪之辭也是故叔董賢印綬不書叔董意印綬不書叔侯覽印

綬不書

以宋由為太尉

五月司空倫罷

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程子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而倫視之有異焉是即私矣何待安寢與否然後為私邪

以袁安為司空

燒當羌反

燒當羌迷吾及其弟號吾寇隴西郡兵追獲之吾曰誠得生歸必不復犯塞太守張紆放遣之羌即解
集覽迷吾須良之孫
正誤迷吾集覽迷吾須良之孫
○今按須當作須後漢書
滇良燒當之玄孫子滇吾滇吾子東吾東吾諸弟迷吾等則滇良之孫也

疏勒王忠詐降班超斬之

南道
遂通

詔侍中曹褒定漢禮

博士曹褒請著漢禮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拜褒侍中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

散略多不合經今宜
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也詩小旻篇如彼樂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文
公集傳曰古語云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會禮之家名為聚訟會聚議禮之家相爭不定也
堯作大章一夔足矣記樂記曰舜作五弦之琴以

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又曰大章章之也注
夔舜時典樂者也

禮闕之或作大卷列子黃帝篇堯使夔典樂擊石
拊石百獸率舞又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

曰樂止夔一足矣言堯之樂宮止一夔而已羣書
考索亦載呂氏春秋堯命夔為樂立郊山林溪石

之音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按五弦之琴
作為十五弦命之曰大章孔子家語五帝德篇宰

我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夔龍典
樂王肅注云舜時夔典樂龍作納言然則堯時龍

亦典樂者也樂此說則非
止一夔矣亦與樂記不同

舊覽

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謂

正誤

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今按堯時夔

已典樂舜蓋申命之耳
後世多連言之未必龍
亦典樂者也樂此說則非

章和元年春三月護羌校尉傅育擊羌敗死○夏六

月司徒虞免以袁安為司徒任隗為司空

先人光之子

秋鮮卑擊吐匈奴斬優留單于

書法

蠻夷相攻不書此其書何受漢賞也
意書北匈奴自書大入雲中猾夏多矣於

是鮮卑斬之中國之幸也

護羌校尉張紆擊羌斬其帥迷吾其子迷唐據大小

榆谷以叛

舊覽

大小榆谷

正義曰榆溪名括

質實

統一

志云榆谷在臨洮府蘭縣西一百里有大小榆谷漢西羌居此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致强大常雄諸種

改元

是時屢有嘉瑞言者咸以為美遂詔改元章和太尉掾何故獨惡之謂宋由表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

書法

改元不書改此何以書譏信諛也是故漢好言者之諛而改章和則書改元魏惑謙之誣而改仁壽則書改元皆譏之也

八月晦日食

考異

提而漏

北匈奴五十八部來降

曹褒奏所撰制度

曹褒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

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書法

制度何前所為禮也然則曷為不以禮制度苟成之為禮則曹褒前書定禮而後書所撰

發明

去年方書開元禮成二十一年已書奏所撰制度何其功耶夫以先漢禮儀定於叔

孫後漢儀禮定於曹褒一代大典乃出此二人之手其得乎固自不言可知矣

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

班超發于賓諸國兵一萬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等兵合五萬人救之超曰今兵少不敵可各散

去須夜鼓聲而發陰綏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自
 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微
 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鳥馳赴莎
 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莎車遂降龜茲等各退散自
 是威震西域温宿西域小國名微
 于寘散伊消反遮也

子成

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康中山王焉來朝

上篤於親親故二王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不
 遣就國賞賜過度倉帑虛何故奏記宋由曰比
 年水旱公私屈竭此實損度損耗國資夫公家之用
 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明公位尊任重責
 大憂深宜先正已以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
 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
 恩澤下暢黎庶悅豫矣由不能用尚書宋意上疏
 曰陛下隆寵諸王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
 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西平王

羨等久繫京邑驕奢僭擬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
 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歸藩以塞衆望

集覽

西平王名反

正誤

今按漢書無音當讀如字

質實

宋意南陽安衆人

帝崩

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范曄曰
 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苛
 切事從寬厚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
 寐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集覽

察察老子曰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其政

口義曰悶悶不作聰明察察煩碎也

書法

賀義贊曰章帝之篇綱日書詔十六為愛民恤刑而發者十可謂仁厚之主矣而又

出意禮樂尊師重字其夫者得廢太子
殺梁竦二事耳所謂白璧之破瑕也

太子肇即位

年十歲

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葬敬陵

晉書

陵在河南府

南城東

太后臨朝

竇憲以待中內幹機密出宣詔命第篤景璽皆在
親要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
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昔馮野王
稱為賢臣近陰衛尉亮已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
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
而仁不足漢興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

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集覽

內幹機密幹與筦通注見成帝
陽朔二年筦執樞機馮野王字

君卿宣元時人陰衛尉亮已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漢興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
殷謂當以前人為監戒也周書召誥不可不監于
有殷曰惟不敬厥
德乃早墜厥命
晉書 融之曾孫

以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

竇憲以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
之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彪
在位俯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憲性果急睚眦之
怨莫不報復以韓紆嘗劾父勲獄令各斬紆子以
首祭
勲冢

書法

哀帝之篇王莽秉政嘗書百官總已以聽
矣於是再見則竇憲意也竇憲以彪仁厚
委隨故尊崇之得以自恣彪雖有愧此名而視
莽駿之事則異矣終綱目書百官總已以聽

王莽薨處揚駭
惟鄧彪無責焉

發明 百官總已以聽此古冢宰代其君諱聞之
任也鄧彪何人乃敢當此其實實憲隆以

虛名使之為已利爾新莽假此以移漢祚鄧彪
假此以附權姦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綱目書之

皆不沒其實亦
所以垂世鑒也

諸王始就國

書法 書始何著章帝之友愛也先是有司奏遣
諸王不許至是而後始就國帝之友愛蓋

終其身焉

夏四月以遺詔罷鹽鐵之禁○旱

冬十月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

考異 當加舅於侍中
之上○謹按凡

附曰凡親戚貴重者書其
屬以著與政之禍後倣此

太后以憲為車騎將軍使

擊北匈奴以贖罪

北匈奴飢亂降南郡者歲數千人南單于上言宜
出兵討伐破北成南令漢家長無北念太后以示

耿秉秉言可討太后欲從之尚書宋意上書曰戎
狄簡賤禮義無有上下疆者為雜弱者屈服漢興

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因
其來降羈縻畜養邊民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

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
百姓不知其勞蓋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

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
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外失暴掠內無功賞

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
其歸附以為外扞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

上略去安即危矣會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
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官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

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剛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
雜考之尚書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
恐為姦臣所笑何敞說宋由曰敞備數股肱職典
賊曹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執事以為故
事三公下與盜賊敞請獨奏案之於是推舉具得
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
以贖死乃以憲為車騎將軍執集覽貪婪河內之
金吾耿秉為副發兵伐北匈奴集覽北謂貪曰婪
音盧含反離騷經衆皆競進以貪婪文公集註愛
財曰貪愛食曰婪婪與惛通左傳貪惛無厭杜預
注方言殺人而取其財曰惛賊曹職主盜賊者觀
至發所發所者謂此事發覺之處所二府丞相府
御史質實一統志云都鄉漢之縣名屬涿郡東漢
府西鄉城韓稜舞陽人未廢之故城在順天府涿州西北又名
耿秉茂陵人國之子

書法

前書太后臨朝矣以鄧彪為太傅以遺詔
罷蓋鐵皆太后所以也此書以竇憲為將

以鄧訓為護羌校尉擊迷唐破之

軍可矣再書太后以者何譏私也殺都鄉侯而
以為將軍刑賞兩失之矣北匈奴書擊已降也
發明竇憲以凶險之資行盜賊之計戕殺列侯
容推舉得實始正主名蓋即致于重辟以正王
誅既不能然乃聽其以擊虜自詭烏有假天討
之威驅無辜之民置之鋒鏑之下以為罪人逃
死之地哉憲之桀逆固自不可勝誅然主之於
內以成其惡者誰實尸之故綱目特正其本不
曰憲請北伐而曰太后以為將軍使擊匈奴曰
禍端之論為後世母后之戒也意

公卿舉鄧訓代張紆迷唐率兵來脅小月氏胡訓
擁衛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
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動今因其迫急
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開城悉驅羣胡妻子內之

嚴兵守衛羌叩解去由是遑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闖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莫不感悅賞賂諸羌使相招誘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秦胡羌兵掩擊迷唐

孝和皇帝永元元年春鄧訓掩擊迷唐大破之諸羌

來降

迷唐欲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八緃革船置軍上度河掩擊大破之一種殆盡迷唐收餘衆西徙千餘里燒當豪帥稽顙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訓緩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屯

田修塢壁

集覽

國弱懼其侵伐令子及貴臣

爲質此質如字讀塢壁城

正誤

納質集覽質如字

下尚書僕射鄧壽史壽自殺

竇憲將行公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免冠固爭前後十上衆皆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况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與鳥獸無別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匈奴遠藏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

后不聽文詔使者為篤景起印第侍御史何敞上
疏曰今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耻而盛
春東作興動大役復為篤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
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以憂邊恤
民書奏不省實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印
壽有所請託壽送詔獄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
誠國家又因朝會屬音正色譏憲等以伐匈奴起
第宅事憲怒陷壽以誹謗下吏當誅敞上疏曰壽
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
遠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忠臣盡節以死為
歸臣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杜塞忠節
直垂譏無窮壽得減死徙合浦未行自殺
實憲 魯恭平
二弟 **實實** 陵人

書法 於是實憲專橫壽數言之憲遂陷以誹謗
何敞疏論得減死徙合浦未行自殺則其
不書減死徙何甚漢也書曰下邳壽
吏壽自殺若死於獄然所以甚之也

發明 邳壽下吏不書有罪則其無辜為甚明前
此肅宗朝書詔收太尉弘印綬弘自繫獄
出之而卒事亦類此皆以忤憲故也夫以肅宗
之明使實憲得肆其姦則幼冲之主將若之何
此固邳壽之所不能免而君
子則深為肅宗追惜者也

復六月實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
而還

實憲取東出朔方塞與比單于戰于稽落山大破
之單于遁走斬獲甚衆降二十餘萬人出塞三千
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
德而還遣司馬兵汎奉金帛遺比單于於西海上
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
集覽 稽落山匈奴中
于稽首拜受
實實 燕然山去
胡兵出塞與匈奴戰于稽落山大破之斬獲甚衆

憲遂登此山勒石紀功令班固銘曰鏖王師兮征
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復其邈兮亘地界封神兵
載兮建隆碼熙帝

書法

書勒功何實憲法也故不書

發明

紀漢威德所以專罪憲也

于涇陽六月之所以薄伐然且盡境而還此固
詩人之所美也此匈奴自肅宗以來綱目未嘗
書其犯邊今實憲乃以盛夏興師攻無罪之虜
出塞至於三千餘里揭地書之不沒其實正以
著其窮追遠討之罪曰擊而不曰伐亦以見師
出無名之失要在學者比而觀之則得其宜矣
後三年書擊比匈奴
於金微山其義亦然

秋七月會稽山崩

九月以實憲為大將軍

考異

按封拜例曰凡以親戚

如王鳳等書舅實憲據建寧二年書以董貴人兄子
重為五官中郎將永興二年書封乳母馬惠子初為
列侯重以貴人兄子初以乳母之子尚

書其屬則此條不書舅傳錄闕漏耳

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次大傳下三

公上竇氏兄弟驕縱而景尤甚如客奪人財貨篡

取罪人妻略婦女擅發緣邊突騎袁安劾景擅發

邊兵驚或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輒承景檄當伏

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請

免官案罪並寢不報壞獨好經書節約自修尚書
何敞上封事曰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猶譏而食之
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兄弟爭朝虐
用百姓奢後僭福誅戮無罪臣敬區區誠不欲上
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議下使憲
等得長保其福祐駟馬都尉壞此請退身願抑家
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實氏之福時

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故為濟南大傅康
有違失故輒諫爭康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敬無所
嫌悟集覽突騎注見漢帝玄更始一年環實憲第
焉集覽階偏記雜說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偏
下注不過奢以僭上不過儉以偏下偏迫也善泉
之譏春秋鄭莊公母武姜謀弑莊公公與母誓曰
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善泉
悟與忤同五放反逆也

大水

二年春二月日食

齊憲遣兵復取伊吾地車師遣子入侍

書法

伊吾廬地於
是二書矣

月氏遣使奉獻

初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
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眾少皆大恐超曰月氏
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
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
攻不下抄掠無所得超度其必從龜茲求食乃遣
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賂龜茲伏兵遮擊
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請罪由是歲奉貢獻
漢書匈奴傳注索隱曰禪副也音頓移反師古曰
禪王小王也若禪將然葱嶺西域傳自玉門陽關
出西域有兩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西河舊事云
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西河舊事云
葱嶺西域國名在天竺東其
山高大上悉生葱故名葱嶺

封齊武王孫無忌為齊王威為北海王

初北海哀王無後肅宗以齊武王首
創大業遺詔令後二國至是皆封

秋七月竇憲出屯涼州

九月北匈奴款塞求朝冬竇憲遣使迎之復遣丘襲

擊破之

北單于遣使款塞稱臣欲入朝見憲遣班固迎之會南單于求滅北庭憲復遣中郎將耿种譚將騎出塞襲擊北單于單于被創僅而得免南

書法

直書其事貶意自見矣

發明

款塞求朝夷狄之向化也既書遣使迎之又書遣兵襲擊破之則詐謀為益甚矣竇

憲專兵所為如此漢朝尚可立國乎

三年春正月帝冠

始用曹褒新禮權褒監羽林左騎

二月竇憲遣兵擊北匈奴於金微山大破之單于走

死

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遣左校尉耿种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

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

竇憲殺尚書僕射樂恢

竇憲以耿种任尚為瓜牙卿疊郭廣為心腹班固傳毅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歛吏民共為賂遺袁安任隗舉奏貶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樂恢上疏曰陛

質實

志云

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示天下之私若上能以義自割下能以謙自引則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而皇太后亦無慙負宗廟之憂矣書奏不省恢乞骸骨歸憲風州却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懼無敢違者秦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鳴流涕天子集覽幹正王室幹與管同如淳蓋大臣皆恃賴之集覽管齊李兗管趙之管史記注管典也典齊趙之權也戰國策注管管權之管言專之也喑鳴帝極無聲袁安本傳作意鳴史昭曰噫音醫鳥一質實傳毅茂陵人故反歎傷貌質實樂恢長陵人

書法 於是恢諫用諸舅書奏不省乞骸骨歸憲

質實 樂恢長陵人

也綱目修而亂賊懼矣

發明

憲自北伐之後擅權自恣不復知有朝廷故綱目書遣兵取伊吾地者憲也書遣

迎北匈奴者亦憲也書遣兵擊北匈奴者又憲也夫以征伐大權初無朝命而憲專輒行之今又賊殺尚書官長其罪當如何哉前史難述憲風迫而死然猶未正其名至綱目始書憲殺而後其罪益著况樂恢已乞骸去國而綱目特舉其官者正以著恢不失其職重憲之罪爾噫凶于而家害于而國漢氏之不亡豈非幸歟

冬十月帝如長安嘗憲來會

帝幸長安詔嘗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攝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攝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論為城旦集覽論為城旦論盧昆反議法也

集覽

城旦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

書法

綱目書來朝多矣未有書來會者書來會何憲不臣也書來會而憲之氣燄可見矣

自元年至此綱目所書災異外才十三事而書
實憲者八往往皆斥名之惡專也自是一書實
憲還京師而隨

以伏誅書矣
發明 憲人臣也天子遊幸則當朝于在所而書
曰來會者所以著其權勢之盛若敵國云
爾復霜堅水
可不畏哉

龜茲姑墨溫宿諸國來降○十二月以班超為西域
都護騎都尉○帝還宮

王

四年春正月立北匈奴於除鞬為單于

初北單于既亡其弟於除鞬自立遣使款塞實憲
請立為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
公卿議袁安任隗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來
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策可得計禦北狄故也吟宜

令南單于反北庭領降眾無紛復更立於除鞬以
增國費安又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眾歸
德四十餘年屯又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
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所養建
立無功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况烏桓鮮卑新殺北
單于今立其弟豈不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
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
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
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負執驕
詐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
憲策初廬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實景及爭立
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實氏客脅榮曰實氏悍士
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
士縱為所害誠所甘心因救妻子若卒遇飛禍無
得殯殮莫以區區
集覽 於除鞬單于之名也鞬居
腐身覺悟朝廷
先父屯單于名其先父名比光武建武二十四年
匈奴南邊八部立比為南單于款塞稱藩辟袁安

府辟音璧除也除用周榮在表安幕府其
封禪書世主莫不甘心焉注謂心甘羨也

三月司徒安卒以丁鴻為司徒

夏四月嘗憲還京師

書法 乘輿書還憲還耳何以書憲
仇也儼然君矣故特書還

六月朔日食

丁鴻上疏曰昔諸古握權統嗣幾後哀半之末廟
不血食今天下遠近惶怖承旨背王室向私門上
威損下權盛入道悖於下効驗見於天雖有隱謀
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禁微則易救末則
難恐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
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
彊不彊則宰牧從橫且因
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地震○旱蝗

大將軍嘗憲伏誅

嘗憲氏父子兄弟並為卿校充滿朝廷鄧疊及弟磊
母元與憲婿郭舉及父璜共相交結舉得幸太右
遂謀為逆帝知其謀而外臣莫由親接以鈞盾令
鄭衆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眾定議誅憲使
清河王慶私求外戚傳夜獨內之明日幸北宮詔
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璜舉
疊磊誅之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冠軍侯與篤景
璜皆就國選嚴能相迫令自殺初河南尹張璠數
以正法繩景及嘗氏取贖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
臣阿附唯恐不及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
其前後臣伏見夏陽侯璜每存忠善檢救賓客未
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
過薄宜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璜獨得
全胡氏曰嘗氏根據已生逆謀誠欲誅之未易舉

手和帝年纔十四乃能選用祕臣密求故事勒兵
收捕中外肅清足以繼孝昭之烈矣所可恨者三
公不與大政而鄭衆有功由是宦者用權馴致亡
漢可勝歎哉○竇氏宗族賓客皆免歸故鄧班固
死獄中固嘗著漢書尚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
踵成之華嶠曰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
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
名也固譏司馬遷是非頗繆於聖人然其論議常
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
義賤守節甚矣○初竇憲納妻和國皆有禮慶漢
中郡當遣吏戶曹李卻諫曰竇將軍不修德禮而
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
與交通太守固遣之卻請且行遂所在遲留至扶
風而憲就國凡交通者皆坐系太守獨不與焉○
帝賜清河王慶奴婢與馬錢帛珍寶乞物其第慶
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應藥所以垂意甚備慶
亦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
集覽 弟名磊其母元豐之
事慎法故能保其寵

丞鈞看令百官表注中官所隸其處在少府監典
諸郡池苑園遊觀之處昭帝本紀耕于鈞看弄田
應邵曰鈞看宦者近署也有心幾幾讀作機開機
也莊子天地篇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
有機心機心存於胃中則純白不備外戚傳句絕
欲求問外戚故事冠軍侯南陽郡冠軍縣竇憲封
邑也繩景繩彈治也以正法糾彈竇景三宥之義
注見唐中宗嗣聖七年馴致馴松倫反以漸而致
曰馴致妻昭壽妻名昭所謂曹大家也注見後葉
嶠姓名也華胡化反嶠渠廟反卻曷罔反史昭釋
文音罔遲留企去聲遲緩而有所**正誤**遲留集覽
待也留謂宿留亦有所須待也
今按只如字讀**實賞**鄭衆南陽人張輔汝
謂遲緩淹留也
書法於是收甲綬還就國迫令自殺耳書伏誅
何正憲罪也綱目自殺書自殺迫之自殺
書殺當罪
書伏誅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一

以宦者鄭衆為大長秋

帝策勲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書法

大長秋何官闕職也以宦者為之常事爾何以書賞功也自鄭衆與於大謀而宦者

之推盛矣漢室之禍兆矣故謹書之

發明

竇憲之誅鄭衆誠與其謀固當班賞然列爵用事則非宦者之所宜矣綱目揭而書之禍自此始也

秋七月太尉由有罪策免自殺

以黨於竇氏故也

八月司空隗卒以尹睦為太尉錄尚書事劉方為司

空

初議立比單于惟方睦同袁安議及竇氏敗帝思前議故策免由而用方睦焉

護羌校尉鄧訓卒迷唐復反

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偃偃歎息曰此為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聶尚代訓為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詔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遣祖母詣尚尚自送至塞下令譯護送之迷唐遂與諸種屠譯以盟復寇金城塞尚

集覽

偽於度反屠譯以盟屠裂其譯使共殺其血以結盟

書法

上書訓卒繼書復反志訓功也

五年春正月太傅彪卒○隴西地震

巳癸

北單于畔遣兵追斬滅之

考異

北二字

實憲既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欲藉鞬北庭會黨

誅而止於除鞬自畔還北詔討斬之破滅其衆

書法 單于未有書畔者此其書畔何漢所立也

鮮卑徙據北匈奴地

鮮卑既據匈奴故地匈奴餘種十餘

集覽

萬落居也人

所聚居故謂村落

冬十月太尉睦卒以張酺為太尉

酺與尚書張敏等奏曹褒制漢禮亂聖

實錄

張敏

鄭人

梁王暢有罪詔削二縣

暢與從官卜忌祠祭求酒忌云神言王當為天子

有司奏請徵詣詔獄帝不許但削二縣暢上疏深

護羌校尉賈友攻迷唐走之

賈友攻迷唐於大小榆谷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

大航造河橋欲以度兵迷唐遠徙依賜支河曲

集覽 河曲賜支西戒地禹貢所謂折支王肅云折

南匈奴單于屯屠何死單于宣弟安國立

安國初為左賢王無稱譽及為單于左谷蠡王師子以次轉為左賢王師子素勇黠多知數將兵擊北庭受賞賜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欲殺之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為師子所擊掠多怨之安國因是與同謀議師子覺其謀乃別居五原界

六年春正月使匈奴中郎將杜崇等殺安國立左賢

王師子為單于

安國與崇不相平上書告崇崇斷其章因與度遼將軍朱徽上言安國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起兵背畔下公卿議皆以為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崇徽并力責其部眾為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為權時方略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宗遂發兵造其庭安國驚去舉兵欲誅師子師子悉將廬落八曼拓城安國追到城下徽遣步曉譬下聽崇徽因發諸部騎追之安國

勇喜為等恐并誅乃殺安國而立師子

集覽

斷其章杜崇遮斷安國所上奏章不得達

司徒鴻卒以劉方為司徒張奮為司空○秋旱

班超發八國兵討焉者斬其王廣

考異

討當

考證

當討

伐作

初龜茲諸國既降焉者猶懷二心至是討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于海濱四萬里外

皆重譯貢獻

北匈奴降者脅立屯屠何子逢侯叛走出塞遣將軍

鄧鴻等擊之不及鴻及杜崇等皆坐誅

鴻坐逗留崇及朱徽坐失胡和致胡反皆徵下獄死

書法

於是皆下獄死

以陳寵為廷尉

寵性仁於數議疑獄每得經其務從寬恕刻敵之風於此少衰

書法

餘年廷尉不見於綱目矣於是復見嘉仁

怒也

七年夏四月朔日食

秋七月易陽地裂

書法

書地裂始此終綱目書地裂三書地崩三詳戰國庚午

九月地震

八年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為皇后○夏蝗

九年春三月隴西地震

夏六月旱蝗除田租及山澤稅

書法

嘉恤民也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終綱目書大旱三十八書旱五十八而書恤旱

之政者十二書大蝗六書蝗二十七而書恤蝗之政者二詳文帝右元六年世主之以災為

玩者多矣

秋閏八月皇太后竇氏崩

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舞陰公主子梁扈奏記三府求得申議太尉張酺言狀帝感慟良久酺因請追上尊號存錄諸舅帝從之會貴人姊上書自訟乃知貴人在歿之狀三

公請奏貶實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曰
實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
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
恩不忍離義不忍虧其勿復議

葬章德皇后○迷唐寇隴西遣將軍劉尚討破之考

異討當作擊與元罪考證計當○九月司徒方策免

自殺

冬十月追尊梁貴人為恭懷皇太后葬西陵

書法東漢書后葬矣不書地此其書地何志禮
失也於是妾母稱皇太后葬稱西陵非禮

矣終綱目后葬書地七詳帝本始年

以呂蓋為司徒司空奮罷以韓稜為司空

戊戌

十年夏五月大水○秋七月司空稜卒以巢堪為司

空○冬十月雨水

十二月迷唐詣闕首獻

劉尚坐畏懦免謁者執事設
賞諸種頗來附迷唐恐乃降

以劉愷為郎

初居巢侯劉般亮子愷當嗣稱父遠意讓其弟憲
遁逃十餘歲有司奏請絕其國賈逵上書曰孔子
稱能以禮讓為國守何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
繩以循常之法非所以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
也詔聽憲嗣

爵徵愷為郎

南單于師子死單于表之子檀立

考異

南上漏勾
奴二字

亥巳

十一年春二月遣使循行廩貸

書法

志恤民也故通蓋不

子庚

十二年夏四月秭歸山崩

集覽秭歸秭通作姊蔣洸

今歸州是案郡志楚大夫屈原既被放忽暫歸有賢

此荆州記秭歸縣北一百里有原故宅

方七頃宅東北有文類廟持衣石尚存

古地名周為夔子國地戰國屬楚秦漢屬南郡三國

吳屬建平郡晉因之劉宋屬荊州南齊屬巴州後周

置秭歸郡治長寧縣隋初郡廢改縣曰秭歸屬信州

唐置歸州天寶初改巴東郡乾元初復為歸州宋屬

荆湖北路建炎中屬夔路元至元中陞歸州路尋降

為州本朝初廢州為秭歸縣屬夷陵州後復為歸

州以興山縣省

人仍屬荊州府

秋七月朔日食○太尉醜免以張禹為大尉

迷唐復叛

迷唐既入朝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飢窘不立入居

金城帝令還大小榆谷迷唐以漢作河橋兵來無

常故地不可復居辭不肯出校尉吳

祉等促使出塞迷唐復叛殺鈔而去

十三年春正月帝幸東觀

帝因朝會召見諸儒魯丕賈逵黃香等相難數事

帝善丕說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

之言非從已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

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

集覽

東

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

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幽遠獨有遺失也

漢聚書之所寧章入東觀為校書郎即學者稱東觀

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本傳注老子為守藏史

復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言東觀經籍之多也

質實 魯正平陵人恭之弟黃香

江夏安陵人况之子

書法

書幸東觀何美崇儒也書幸始此綱目書幸二十有一多譏辭未有善於此者矣

秋迷唐寇金城郡兵擊破之

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將兵向塞金城太守侯霸擊破迷唐種人瓦解迷唐遂弱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久之病死其子來降戶不滿數千

集覽

發羌西羌別種

雨水

冬詔邊郡舉孝廉

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束脩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其令緣邊戶口十萬

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

集覽

束脩良吏謂束脩束脩餉也

鮮卑寇右北平漁陽○司徒蓋致仕以魯恭為司徒

巫蠻反寇南部

巫蠻許聖以郡收稅不均怨恨遂反

十四年春安定羌反郡兵擊滅之復置西海郡

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兵擊滅之自是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踰康相曹鳳上言燒當種合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魚鹽之利阻大河以為固又近塞內諸種故犯法者常從此起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過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

寅

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上從之繕脩故
西海郡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成之增廣屯田列
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
集覽 燒何西羌別種
立會未初中諸羌叛乃罷
隴音踰規固規圖固守也委輸注
實貫 一統志云
見高帝五年夾河夾逢留大河也
縣名屬右扶風晉省隴糜後周置汧陽郡及縣以
在汧水之陽故名尋廢郡以縣屬隴州唐宋金元
皆仍舊本朝因
之改屬鳳翔府

夏四月荊州兵討巫蠻大破降之

六月皇后陰氏廢死

陰后妬忌恚恨有言后挾
巫蠱道者后坐廢以憂死
書法 皇后陰氏廢何罪辭也故書死終綱目皇
后書廢者二十一而以自廢為文者三式

陳后宣霍后和陰
后廢書死一而已

大水

徵班超還京師

班超年老乞歸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為超
求哀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至洛陽九月卒任
尚代為都護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
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
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
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
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
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
超
集覽 曹大家曹壽妻也名昭漢書注家讀作姑
言
家叶音古胡反察政言為政察察太明蕩佚史昭
曰無儀檢也前書楊雄傳簡易伏蕩注佚蕩音鐵

也蕩通大槩寬
正誤
按蕩如字佚音迭方言佚揚緩也揚與

蕩通大槩寬
大舒緩之意

冬十月立貴人鄧氏為皇后

初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訓有文曰緩性孝友好書傳常畫脩婦業暮誦經典選入宮為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已以下之雖官人隸役皆加恩惜帝深嘉焉嘗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視醫藥貴人辭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父在內省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每有讌會諸姬競自修飾貴人獨尚質素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帝數失皇子貴人數選進才人及為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

每欲官爵鄧氏后報哀請謙讓

集覽

外舍外戚之家內省猶言

故兄騭終帝世不過中即將
省中注見武帝征和二年諸姬美女曰姬師古曰姬本周姓貴於衆國之女故婦人美號皆稱姬離立記曲禮離之者不出中間在離兩也楚辭橘頌章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晦庵註離如離立言孤

特也

司空堪罷以徐防為司空

防上疏以為漢立博士十有百家設甲乙科以勉學者今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不依章句妄生穿鑿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集覽甲乙科平帝時增元士之正以為非上從之

同

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為即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
今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後順帝更脩費宇
補弟子增甲乙之科見儒林
傳義有相伐文義各相矜伐

封鄭衆為鄴鄉侯
考異 按封拜例曰凡宦者字此條分注
宦者封侯自此始而不書宦者亦闕漏也或云前書

以鄭衆為大長秋已加宦者字然延熹二年封單超
等為列侯以單超為車騎將軍再書宦者不厭辭繁
况永平八年以鄭衆為軍司馬乃使匈奴之鄭衆而

非宦者之鄭衆此宜書宦者
考證 當加宦者於鄭衆
以別之矧刑臣封侯之始乎

曰凡宦者封爵皆加宦者字註云如鄭衆之屬朱子
特立此例以著有功之禍○夫害政亂國者非外戚
則宦官也竇憲伏誅鄭衆因而封侯其用人如此則
朝廷何自而清忠賢何自而進東漢之亂實基於此
惜守光武之業三傳而遂微朱子立此二例豈無意
哉故孝和即位之後竇憲擅殺書舅鄭衆封侯書宦

者用昭鑑戒
於方來也
集覽 鄴鄉史炤曰在
南陽鄴十交反

宦者封侯
自此始

書法 元帝之篇書宦者為中書令而已未有封
侯者也宦者封侯漢末之禍始此矣書宦

者封侯始此終綱目宦者書封十是年鄭衆安
建光九年江京等延熹四年孫程等桓建和元
年劉廣等延熹一年單超等又侯覽等靈光和
二年呂強中平一年張讓齊辛未魏符承祖唐

寶應元年李輔國封侯
非也封王甚矣輔國

發明 鄭衆封侯何不揭宦者書之蓋已見之於
前矣夫以天刑絕嗣之人而使之分茅昨

土將欲襲封傳侯豈不適
足為笑而深足為戒哉

癸卯
十五年夏四月晦日食

四十八

時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有司以日食陰
盛奏遣諸王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
幼稚早離顧復常有蓼莪凱風之集覽早離顧復
衰選儒之恩知非國典且復宿留集覽離去聲自
幼去父母也詩蓼莪篇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
復我注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蓼莪凱風之哀蓼莪
小雅詩美七子能盡孝道爾曰哀哀父母生我劬
勞蓋重自哀傷也凱風邶國風詩曰母氏劬勞曰
母氏勞苦蓋重哀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痛苦甚
矣蓼莪音六鴉選儒之恩宿留宿先就反留力就
反宿留躊躇待貌索隱曰若如字讀則言宿而
留有所須待也並通案後書清河孝王傳注宿留
本作須留言行相正誤選儒集覽無註○今按李
待也字或作徬徬正誤選儒集覽無註○今按李
史記律書選蠕觀望索隱云蠕音軟選蠕謂動身
欲有進取之狀前漢書杜欽曰議者選粟音義柔
怯也粟與蠕通此云選儒之恩蓋謂柔怯不能斷
制是以留諸王於京師不遣就國也儒亦當與粟

通並
音軟

雨水

冬十月帝如章陵十一月還宮

時太尉張禹留守聞車駕當幸江陵以為不宜冒
險遠遊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
會得君奏督實一統志云章陵即春陵也漢光武
臨漢回輿督實即位改春陵為章陵復其雜役後
置章陵縣於此屬南陽府晉廢之故
城在襄陽府棗陽縣南三十五里

詔太官勿受遠國珍羞

嶺南舊獻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
傳送臨武長唐羌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
下不以貢膳為功南州炎熱惡蠱猛獸不絕於路
獻生龍眼荔枝者觸犯死亡不可勝數死者不可

復生來者猶可救也詔曰遠國珍蓋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救太官勿復受獻

集覽 十里一置置驛也增韻注馬過曰置步過曰郵孟子速於置郵而傳命一候封候也司

望曰候臨武桂陽郡臨武縣正義曰**晉書**云臨武

桂陽五嶺之一也在嶺南屬荊州唐改曰隆武尋復

漢之縣名屬桂陽郡隋屬彬州唐改曰隆武尋復

舊名五代晉時省入平陽縣宋復置屬桂陽軍元

屬桂陽路本朝因之改屬衡州府

書法 自世祖有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之書於

校進食使者異矣天寶九載

甲辰

十六年秋七月旱○司徒恭免以張酺為司徒八月辛以徐防為司徒陳寵為司空

北匈奴請和親

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

元興元年春高句驪寇遼東

書法 高句驪見綱目始此

冬十二月帝崩

書法 賀善贊曰和帝在位綱目書實憲外非封拜則天變邊事而已然其間如書陳寵為

廷尉書早蝗除租稅書遣使循行廩貸書詔太

官勿受珍羞蓋亦慈儉之君也乃能蚤發英斷

收攬權綱而又尊儒納諫動無大過惜乎詒謀不遠權奸雖除而閹堅用事遂為東漢基禍之主綱目書封鄭衆為

太子隆即位 **考證** 當作皇后迎太子隆即位 ○謹按丸

隨事書之和帝失子十數後生者養于民間帝崩鄧
后迎立于隆為太子即位和帝在位時固未嘗立也
當隨事書之以著其實

初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於民間羣臣
無知者及帝崩皇后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有
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
日迎立以為太子即位

書法 惠帝之末書太子即位而不書立太子它

統明矣不書立為太子何迎之於民間則其正
玄孫嬰則何以書王莽居攝嬰未嘗即位書立
為皇太子所以正名也然則隆不書立與少帝
何別焉即位書名所以為異也兩漢太子不書
立二少帝殤帝冲帝以下不書立
太子者五世非無子則不早建也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維陽令王渙卒

渙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摘姦伏外慈人皆
悅服至是卒官百姓莫不流涕為立祠作詩弦歌
以祭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治
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其以渙子石為郎中
卒官死於任所也記 **贊實** 王渙
曲禮下大夫死曰卒 **贊實** 王渙

書法 令未有書卒者其卒渙何錄循吏也終綱

發明 令未有書卒而此書之者
蓋欲著其循良之績也

孝殤皇帝延平元年春正月以張禹為太傅徐防為

太尉參錄尚書事

太后五日帝在強祿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

覽即強祿史記齊世家成王少在強祿索隱曰強祿

八尺用約小兒而負之行葆小兒被也師古曰即

年正誤見之時不與羣臣同贊而特贊也與下文

三公絕席同意

封帝兄勝為平原王

考異

帝字羨按建武二年書封

年書追謚兄續為齊武公

不加帝字則此帝字當削

以梁鮪為司徒

考證

慎當作順○謹按漢書帝紀葬孝

順者誤考之皇后紀和熹皇后合葬順陵而靈帝父

質實

一統志云慎陵在河南府城東南

胡氏曰和帝幼冲能誅竇憲自是威權不夫無大

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禮賢納諫中國又安方

清河王慶就國特加殊禮

慶子祐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遠慮不虞

書法

書殊禮始此終綱目通稱殊禮者十清河

王裕蕭道成高歡唐王淵徐知誥惟清河王書

特加齊王攸書賜梁冀會稽王昱太司馬溫書

加餘皆自加而
已詳高帝十年

夏四月罷祀官不在禮典者考異提要禮
誤作祀

太后雅不
好淫祠

書法罷淫祀也自成帝書罷陳寶祠於是再見
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所以賢太后也

終綱目淫祀書罷者三建始一足年甲申魏罷
胡神書壞一桓延嘉八書特二辛酉宋陳甲午

書禁一武德九年書
焚一嗣聖五狄仁傑

鮮卑寇漁陽太守張顯戰沒

鮮卑入寇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掾嚴授諫不
聽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而死主簿
衛福功曹徐咸皆自
授赴顯俱歿於陳

以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考異

以字下漏鬻字
與永元元年書

質實鄧騭南陽新
野人訓之子

司空寵卒○五月河東垣山崩○以尹勤為司空○

雨水

減用度遣宮人

太后詔減太官導官尚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麗
難成之物自非陵廟未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
已即國所貢皆減過半斥賣上林鷹犬離宮別館
儲峙米炭悉令省之又詔免遣掖庭宮人及宗室
沒入者皆集覽導官少府屬官師古曰導擇也導
為度民官主擇米或謂獄名非也如淳曰
導官太官之別也主酒之官內署師古
曰即中署也百官表有內署門戶省

秋七月詔實覈傷害除其田租

詔曰間者水災害稼朝廷憂懼而郡國欲獲虛譽遂多張墾田競增戶口掩匿盜賊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懼于自今以後將糾其罰其各實覈所傷害為除田租

集覽

反阿黨為比

書法

書救災也太后於是賢矣終綱目書大水六十三雨水十有五而書處恤者七武元狩二是年安永初元宋乙亥唐貞觀七貞元八太和六世主之以災為玩者多矣

八月帝崩太后迎清河王子祐入即位太后猶臨朝

后與兄隲定策禁中迎祐拜長安侯立以為和帝

書法

書太后后迎何太后私也殤帝有兄疾又非痼獨與兄隲定策禁中違衆而立祐焉以

是為私也故特書太后殤帝之初太后臨朝矣此其書猶臨朝何病太后也曷為病之安帝於是亦十三年矣而猶臨朝特書曰猶以為可歸政而不歸也終綱目書太后臨朝御殿稱制攝詔者二十有二詳呂氏而書猶者二安鄧太后桓梁太后

發明

春秋傳曰猶者可已之辭也是時安帝春秋十三若輔以大臣自可躬親庶政故大

后臨朝綱目書猶以謙之爾嗚呼賢如鄧氏君子猶不之予况下於此者乎

詔檢敕鄧氏賓客

詔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濁亂奉公為民患苦故在執法急懈不輒行其罰故也今宗門廣大如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敕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貸假

書法

特筆也太后於是賢矣

發明

之為愈也

鄧氏以質德自居故檢救其家為甚嚴書之於册亦足少見其美然未若釋然歸政

九月大水

葬康陵

考證

謹按漢書殤帝葬康陵質帝紀叙康陵在恭陵上而前漢平帝已名康陵或曰康本作庚庚與康字相似但少不同遂詔為康章懷註云在慎陵塋中庚地今詳或人之說及章懷則當作庚陵姑錄于下以同博學君子正焉

以連遭大憂百姓苦役方中

集覽

方中祕藏才浪

祕藏及諸工作咸十之九反於方中為祕藏以藏明器也前書飛湯傳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

天子豫作陵墓而諱之故言方中師古曰古謂掘地為坑口方荆楚俗土工築作筭程課者猶以方計非謂避諱也如淳曰漢舊儀陵制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項深十三丈堂壇高二丈墳高十二丈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外穿築為方城開四門容大車六馬錯渾雜物也其明器之數注見平

武帝泰

晉實

一統志云康陵在河南府東南

慶卒

隕石于陳留○冬十月大水雨雹○十二月清河王

集覽

魚龍曼延錢注見

書法

自武帝書作魚龍曼延於是書罷美之也然隋徵天下散樂而魚龍之戲尚存則奇

書法

淫之習入人者深矣書罷戲始此終綱目書罷戲伎四是年安承初三戊戌晉辛丑隋

詔舉隱逸選博士

樊準上疏曰臣聞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
中興不違咨嗟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
皇帝度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
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化自聖躬流及蠻荒今學者
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宜
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
納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
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妙簡博士必得其人
不講師古曰倚席
謂不施講坐也
樊準
湖陽
人宏之孫

書法

詔舉隱逸綱目再書而已是年宋辛未魏

孝安皇帝永初元年春二月司徒鮪卒

三月日食

夏四月封鄧騭及弟悝弘閭皆為列侯騭辭不受

吳

此封字下亦漏舅字

自和帝之喪鄧騭兄弟常居禁中騭不欲久在內
連求還第太后許之至是辭讓不獲逃避使者上
疏自陳至於五六乃許之

書法

書不受何嘉讓也書不受始此終綱目書

不受有三有誠讓者有偽讓者有不滿者是年
鄧騭建光元薛包靈建寧元陳蕃光和二品強
獻初平二劉虞延熙十一徐邈十二司馬懿晉
孝武太元八謝玄宋癸亥蔡廓戊寅雷次宗陳
庚辰王晞開元六盧鴻廣德二郭子儀長慶四
劉栖楚五代丙申周壤皆誠讓者也建安十五
曹操景耀元司馬昭義熙六以後劉裕皆偽讓
者也僖乾符三王仙芝昭宣帝初朱全忠戊戌

問王昶曰
不滿也

五月以魯恭為司徒

恭奏舊制立秋乃行薄刑自來元以來改用孟夏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月令孟夏斷薄刑者謂輕罪已上不欲久繫故時斷之也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章帝定令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而小吏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可令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獄皆以冬至之前章帝詔曰律斷從之乃集覽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鞫獄斷刑之政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毋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注報猶論也讞正鞫魚列反說文正獄議罪曰讞記文王世了公族無官刑獄成有司讞于公注讞之言也

六月罷西域都護及伊吾盧柳中屯田

西域都護段禧等保龜茲道路隔塞檄書不通公卿議者以為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於是罷之

書法 伊吾盧於
是四書矣

諸羌復叛

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及罷都護發羌數千騎迎之羣羌散叛諸却發兵邀遮或覆其廬落於是諸種犇潰大為寇掠遂斷隴道然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或負板案以為楯或執銅鏡以象集覽捕與盾同食兵郡縣畏懦不能制乃赦其罪集覽尹反兵器所蔽身

秋九月以寇賊雨水策免太尉防司空勤

三公以災異免自此始仲長統曰光武愷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至於中世推移外戚寵被近習用其私人殘擾百姓使四夷乖叛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恠異數至水旱為災而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豈不冤哉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懿謹慎循常習故者是乃婦女之檢押卿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耶昔文帝愛奇通而猶展申屠嘉之志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而彈正者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執異也人主誠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在位病民百姓不安天地多變然後可以分此罪矣

集覽

仲長

云此言周衰羣小得志策讓策王言也讓責也檢押猶言防範也章懷口檢押猶規模也楊雄傳蠢

迪檢押師古口

實實

仲長統

書法

特筆也書策免多矣未有書所以者書以冠賊雨水譏也

見之然猶諱之也自徐防尹勤始而漢世以為故常矣直書以冠賊雨水策免深譏之三公經邦燮理職也書以冠賊雨水非咎之歟果咎防勤則書某某以冠賊雨水策免矣九書策免某皆無罪者也

發明

東漢自中世以來寇賊災異輒策免三公夫鎮撫中外燮理陰陽固三公職也豈知

是時戚官用事乃悉歸罪三公可乎然為三公者職思其憂苟不得以行其志蓋亦不待讓遂引身而去可也冒居其位諉曰權非已出誰實尸之故東漢諸賢病在去之不早綱目直書以

寇賊雨水策免罪
欲盡辭其責可乎

詔減黃門鼓吹及廐馬半食

冬十一月司空周章自殺

考異

按延平元年司空寵卒即書以尹勤為司

空此上書策免司空勤不

鄭眾蔡倫等皆秉執豫政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

養為已子故立馬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恐勝終怨乃迎帝而立之周章以衆

心不附密謀誅騰兄弟及衆倫等廢太后及帝而立勝事覺自殺

晉書

周章南陽隨人

書法

於是周章謀立平原王勝則曷為不以謀逆書勝長子也疾又非痼衆心歸之清河同異矣故不書謀逆書謀逆則疑於上官桀然

則予之歟果子之則不書自殺矣后無大過又近賢章不量時而出此計以為其死也自取之而已矣故不書謀逆以戒太后

之自私書自殺以譏大臣之不審

發明

章既有謀密事覺而死胡不正其罪名蓋是時太后戀權羣情忿鬱平原親和帝之子捨而不立故章欲逮正其失綱目所以無罪

可書耳然章効忠帝室亦無惡詞何也清河王慶故肅宗元子無故見廢今以其子紹統殆亦

天意况太后制朝羣從分布無有顯顯過失章不度德量力輕舉妄動則足以殺其驅而已書司空周章自殺固非他人殺之也

十二月詔鄧騭及校尉任尚將兵屯漢陽以備羌

地震大水大風雨雹

是歲郡國十八地震四十一大水二十八風雹

二年春正月鄧騭擊鍾羌大敗

以公田賦與貧民遣使廩貸冀充流民

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請減無事之物省官吏作者

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可遣使

持節慰安尤困之者徒置荆揚諸郡太后從之悉

以公田賦與貧民即擢準為光祿大夫使冀州遣

議郎呂倉使兖州廩

貸流民咸得蘇息

稟筆錦反說文賜穀也貸士戴反施也漢西

域傳須諸國稟食師古曰稟給也讀曰廩

書法 以地震大水風雹故也終綱目書大水六

二焉可謂賢矣

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洛陽有囚實

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與見畏吏不敢言將去

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呼還問狀具得在

實即收令抵罪行未還宮樹雨大降

之所止曰寺收令

抵罪令洛陽令也

書法 書親錄囚徒何嘉恤早也然則以母后與

六月大水大風雨雹

示敗矣終綱目書大旱三十八書早五十八而

六

是

年

丙

寅

宋

文

帝

齊

辛

未

魏

主

朱

癸

酉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宏

梁

戊

申

魏

主

秋七月太白入北斗

書法

九五代
已酉

書太白始此終畢日書太白六美等書意
永康元魏外子元元受義居五春高西武德

冬任尚與先零羌滇零戰大敗詔遣謁者龐參督諸
軍屯

鄧騭使任尚與先零別種滇零等戰於平襄尚軍
大敗羌衆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湟中粟石萬錢死
亡不可勝數而轉運難劇故左校令龐參先坐法
輸作若虛使其子俊上書曰萬里運糧遠就羌戎
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鄧騭宜且依旅留任尚
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
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紵然後畜精銳
乘辦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離叛此

之耻雪矣書奏會獎準上疏薦參太后即擢
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

集覽

先零東羌種名零音憐滇零音顛憐人名先零羌

之別種平襄雍州之域周以前為西戎地在隴西

漢武置天水郡治平襄城左校令官名也掌左工

屬將作大匠坐法輸作若虛坐謂案法科罪也輸

作謂在若虛獄中輸贖工作若虛百官表曰若虛少府

屬官如淳曰減兵器品令曰若虛即中二十人主

弩射漢儀注有若虛獄令主治庫兵將相大臣又

王商傳丹等奏請詔商請若盧詔獄五康曰若盧
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獄是也盧音盧織經者
作布帛之總名經者機縷也杜預曰織經謂織者
布也經如鳩反徒中在囚徒

十一月徵鄧騭為大將軍

質實

漢之縣名為天
昌府城東三百一十里
秦州故城在

鄧騰在位頗能推進賢士薦何熙李印等列於朝

廷又辟弘農楊震已郡陳禪等置之幕府天下稱

之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

子揚伯起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衆人謂

之晚暮而震志愈篤臨闕而辟之時震年已五十

餘累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

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令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

知君若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

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子孫常

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震曰使後世稱

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亦厚乎

此遺之亦厚乎

揚震自為子

孫開置產業

湏零僭稱天子寇鈔三輔校尉梁懂破走之

考異

伐例曰僭名號曰稱據前後凡稱皇帝稱王稱天

王不加僭字唯盜賊曰稱號不言皇帝此僭字莫

梁懂北地

戈居人

地震

三年春正月帝冠○京師大饑民相食

民相食天下無邦矣而見於京師至大異

也綱目書民相食下詳漢初丙申年而見

於京師一而已終綱目書大饑二十六詳秦初

丁巳年書京師旱饑五吳年桓帝元嘉元年唐

高宗總章元年代

宗永泰五年九年

司徒恭罷

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而門下者生
或不蒙薦舉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
憂也終不借之議論學者受榮
必窮核問難道成
後謝遣之
謂才優而品

第高也者生老書生也禮記賀揚注者至也言至
老境也者渠伊反然不借之議論謂終不優假一
語而薦舉之

夏四月令吏民入錢穀得拜官賜爵有差

從三公之請也

南匈奴反

漢人韓琮隨單于入朝既還說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遂反

秋九月海賊張伯路寇濱海九郡○烏桓鮮卑南匈奴

合兵寇五原

冬十一月南匈奴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遣中郎將

龐雄將兵討之

考異

此當書擊誤作討與元鼎六年討西羌同據四年書耿夔擊南

匈奴破走之則

集覽

美稷正義曰縣屬西河郡案西河即雲中郡之西河云勝州東

發明

匈奴未有反書而此年書南匈奴反者已臣於漢受其廩給則非其他夷狄比矣既書其反於前遂正其討於後書法若此固非苟於尊中國也

十二月地震

有星孛于天苑

集覽

天苑正義曰天苑十六星如環狀在畢南天子養禽獸益稀暗

雨水

則多死

并涼大饑人相食

書法 春書京師大饑民相食矣於是再書并涼
歲再書則終綱
目一而已矣

詔饗遣衛士勿設戲作樂減逐疫侷子之半

集覽 子

徐廣曰侷音震又音貞史記作侷西京賦侷子萬
童駟案薛綜注云侷之為言善也善男幼子也
於禁中而逐疫續漢書曰大儺選中黃門子弟十
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侷子皆赤幘皂製
執大觀後漢禮儀志先儺一日謂之逐疫中黃門
倡侷子和曰甲作食舛肺胃食虎雄伯食魁騰簡
食不祥攬諸食舛伯奇食夢彊梁祖明共食蠶兀
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蠶兀
十二神追惡凶掠女軀拉女幹節解
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

庚戌

四年春正月元會徹樂不陳充庭車

集覽 不陳充庭車故事元

旦陳列車輦充滿於庭今不令陳列 ○遣御史中丞王宗青州刺史法

雄討張伯路

質實

法雄扶風郿人

度遼將軍梁懂遼東太守耿夔擊南匈奴破走之

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為郎

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
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
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將兩無所
保公卿皆以為然即中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
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玉宇勞而後定
今憚小費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
塞園陵單外二也諸日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
武臣多出涼州士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

不敢入擄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
 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父死于戰無反顧之心
 者為臣屬於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
 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如卒然起謀因
 天下之饑故驅氏羌以為前鋒席卷而東則函谷
 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
 有所完謂恐其疽食浸淫而無限極也禹以為然
 謂因說禹網羅涼土雄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外
 以勸厲答其功勤所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
 更集四府皆從謂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
 牧守長吏子弟**集覽**引領引伸也領頸也謂長引
 為印以安慰之其頸而怨恨也疽食疽癰也
 疽食義同蠶食四府謂**正誤**四府今按當謂太傅
 太師太傅司徒司空**質實**虞詡武平人
 漢書百官志集覽第十二卷
 今之四公條下所引是也

以虞詡為朝歌長討縣境群盜平之

鄧騭以前議惡虞詡欲以法中之會朝歌賊數千
 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
 歌長故舊皆吊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
 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
 到謂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
 在朝歌甚為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
 飽耳願明府不以為憂稜曰何以言之詡曰朝歌
 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
 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
 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戢
 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閱而已及到官設三
 科以募壯士掾史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傷
 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叔得百餘人貫
 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
 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
 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集覽中之陰害之也中音竹仲反朝歌注見秦王
 政六年盤根錯節師古曰樹根之盤互木節

之交錯非堅利之器不能治之獸權
獸與厭通謂當知權變不宜拘泥

三月南匈奴降

龐雄等連營稍前單于大恐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脫帽徒跣對雄等拜於是赦之遇待如初

先零寇漢中太守鄭勤戰死

勤戰大敗主簿段崇門下史士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

地震○夏蝗

張伯路降復叛入海島

王宗法雄與伯路連戰破走之會赦到賊以軍未解甲不敢降議者有以爲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

凶器戰危事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入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執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罷兵賊乃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走海島上集覽海島常昭曰海中一統志云海島在淮安府海州城東八十里即高公島也質實在淮安府海州舊傳有高公嘗漁於此

秋七月大水九月地震

書法元帝初元正月書地震七月書復震異之也此其一歲再震同也則其不書復何一書至再則不足以爲異矣終綱目一歲再震十有二詳初元二

冬十月太后母新野君卒

新野君病太后幸其第連日宿止二公上表固爭乃還宮及薨鄧騭等乞身行服太后欲不許曹大

家勸后許之及服除詔騰復還輔朝政更授前封
騰等叩頭因讓乃止於是金奉朝請有大議與公
卿參謀

書法 宣帝之篇書外祖母矣此其
書太后母何帝自外入也

五年春正月朔日食○地震

羌寇河內詔遣兵屯孟津三月徙緣邊郡縣避寇遣

侍御史任尚擊羌破之

先零羌寇河內百姓多犇渡河使朱寵將五營士
屯孟津詔魏趙常山中山作塢堠六百所羌既轉
盛而緣邊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無守戰意皆爭
上徙郡縣以避寇詔皆從之百姓戀土遂刈其禾
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
蹙劫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

僕妾喪其大半復以任尚為侍御史擊

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乃罷孟津屯

集覽 塢堠通

作塢堠也堠或作候封塢也風俗通

管實 一統志云

曰營居曰塢同望曰候所以望烽燧

書法 徙民避寇建武十五年嘗一書矣於是復見

法雄擊張伯路破斬之○**考異** 按綱目盜賊無書討據

前年書遣法雄討張伯

上邽○**考異** 按諸燕許生等皆稱賊○蝗雨水

六年春正月省薦新物二十三種

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疆孰或穿掘
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

自今皆須時乃上
凡所省二十三種
集覽
皆非自然孰字本無四點
 說文本食銚字文選司
正誤
謂蓄火土中蒸鬱而
 馬相如賦盧橘夏孰也
 養之疆使其孰也
 疆上聲孰古熟字

書法
自世祖有太官勿受異味之詔至和帝有詔太官勿受珍羞之書於是又書省薦新物二十二種皆可美者也

三月蝗○夏詔封建武功臣○五月旱○六月豫章

員谿原山崩○滇零死子零昌以杜季貢為將軍

七年春正月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書法
書譏非古也於是帝年二十宜能從宗廟之事矣而太后親焉故通鑑不書綱目書

之所以譏也

二月地震○夏四月晦日食○秋蝗

元初元年春二月日南地坼

長百餘里

書法
於是地坼長百餘里太變也綱目書地坼三有百三十步者矣秦庚申有八十五丈者矣順陽嘉二未
有甚於此者也

三月日食○遣兵屯河內以備羌○夏旱蝗

六月河東地陷

書法
書地坼裂多矣未有書地陷者地至於陷大變也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終綱目

書地陪一而已

羌豪號多掠漢中斷隴道校尉侯霸與戰破之

書法 隴道何開要也攻守之際地有關於大勢者綱目必持書之故秦書絕太行道赧五

十二漢書斷隴道是年書斷斜谷關
獻初平二唐書斷岷江路中和二

冬十月朔日食○地震

二年春號多降

校尉龐參以恩信招誘諸羌號多等降參遣詣闕賜侯印遣之參始還治令居通河西道

號多西羌種名也號吾之弟令居注見武帝元狩四年河西道武帝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曰河謂隴右蘭州之西河也今涼肅等州是已光武時實融擄河西五郡地斗絕在羌胡中案五郡謂武

卯

威張掖酒泉
質實 一統志云河西漢之郡名秦月燉煌金城氏國之地後為匈奴所據武帝

時始置酒泉武威張掖燉煌金城等郡以斷匈奴右臂時號河西五郡昔時張軌據河西為前涼呂

光繼之為後涼及李暠遷酒泉號西涼沮渠蒙遜據張掖號北涼後魏分置西涼州西魏更名甘州

唐時地屬隴右道天寶中沒于吐蕃大中間收復故地宋金俱為西夏所據元立甘肅等處行中書

省理于此以控河西諸郡本朝初置甘肅衛後改置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於此直隸陝西道也

零昌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討之
考異 零昌夷狄據

等擊零昌則此亦當書擊是後四年書討叛羌永寧元年書討羌並同

夏四月立貴人閻氏為皇后

后姓姪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燭殺李氏

書法 於是帝即位九年年二十二矣立后之遲
未有如此者而竟得姤后卒以亂朝開雖

憂在進賢
宜矣哉

五月旱蝗

秋八月遼東鮮卑圍無慮

集覽 無慮應劭曰遼東邑
名無或作巫慮音問

字或作問今廣寧路問陽縣是縣北山即暨巫慮
也周禮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問案
輿地要覽渝關以東行南瀕海北限大山盡皆粗
惡不毛主山忽峭拔摩空蒼翠萬仞全類江左此
暨巫問 **實實** 一統志云無慮漢之縣名屬遼東郡
山也 **實實** 為西部都尉治所晉屬平州唐置巫
問守捉城渤海為顯德府地置顯州奉先軍金改
為廣寧府領廣寧望平問陽鍾秀四縣元改府為
路 國朝改為廣寧衛
為遼東行都指揮使司

九月晦日食

校尉班雄等擊零昌大敗

詔班雄屯三輔司馬鈞督關中兵龐參將羌胡兵
分道企擊零昌參兵至勇士城東為杜季貢所敗
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季貢率眾偽逃鈞令
仲光奴羌未稼光等散兵深入羌設伏要擊之光
等兵敗 **集覽** 仲光姓名也要 **實實** 司馬鈞
並沒 **集覽** 擊要音邊遽也 **實實** 東萊人

冬遣中郎將任尚屯三輔

懷令虞詡說尚曰兵法弱不攻疆走不逐飛自然
之執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
絕弦以步追之執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
曠日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
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眾逐數千之
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

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
杜季貢于丁奚城破之
集覽 懷令懷懸之令也
追尾集覽引章懷曰尾猶言
正誤 尋。今按尾謂隨其後也

以虞詡為武都太守擊羌破之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畧以為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嶓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湏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曰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疆執有不可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疆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疆弩共射一人發無不

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執築營壁石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始到即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年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民增至四萬餘戶人足家給一郡**集覽** 陳倉指地志云岐州陳倉縣後魏改曰遂安**集覽** 陳倉指地志云岐州陳倉縣後魏改曰于陳倉北阪陳即此正義曰三秦記云太白山西有陳倉山山有石雞與山雞不別趙高繞山山雞飛去而石雞不起嶓谷今峽州峽縣東二嶓是元和志云東嶓至西嶓三十五里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赤亭在隴西漢屬南**質實** 一統志云東倉秦安州今渭州襄武縣是之縣名漢屬右扶風三國魏為重鎮晉末縣廢符秦時於縣界置苑川縣後魏移苑川治陳倉縣後周於此

置顯州未幾州縣皆廢隋復置陳倉縣屬岐州唐
至德初因秦文公獲石雞之異改寶雞縣宋金元
仍舊國朝因之屬鳳翔府嶠谷在河南府永寧
縣北六十里即嶠山也二名嶺峯山春秋時晉人
及羗戎敗秦于嶠即此自東嶠至
西嶠相去三十五里路極險絕

十一月地震

前虎賁中郎將鄧弘卒

弘性儉素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有司奏贈弘驃
騎將軍太后追弘雅意不許但賜錢布鷹鷂不受
將葬有司復奏發五營輕車騎士
太后不聽但白蓋雙騎門生輓送
集覽歐陽尚書
名生字伯和字乘人字伏生授兒寬寬授歐陽生
子相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長賓為博士論石渠
由是尚書世
有歐陽氏學

書法

綱目在位書卒未有卒前官者卒弘何錄
賢也儉素通經后族如弘者鮮矣終綱目

以前官書卒者六人而已鄧弘桓建和二荀淑
靈中平四陳寔懷永嘉六衛玠成咸康二孔坦
宋丁卯杜弘
文皆特書也

三年春地震○三月日食○夏四月旱○度遼將軍

鄧遵率南單于擊零昌破之任尚又擊破之

考異南
潘劬奴二
字六年同

冬初聽大臣行三年喪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司徒劉愷
以為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乃詔聽大臣行
三年喪

丙辰

書法

書初何嘉復禮也自文帝遺詔短喪而漢世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終制至是改之

故特書初終綱目書葬行三年喪三

發明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烏有名為大臣師表四海乃不得行終喪之禮者哉書初聽大

臣行三年喪聽者是則禁者非矣雖曰幸之蓋亦惜之也

地震○十二月任尚擊零昌自殺其妻子

四年春二月朔日食

武庫災

書法

火災雖宮殿不悉書唯武庫悉書之重國備也書武庫災始此綱目書災十五而書

武庫災一書火十一而書武庫火三桓延熹四晉元康五唐天寶十

任尚遣羌殺社季貢

夏四月策免司空袁敞敞自殺

敞廉勁不阿推貴失鄧氏旨尚書郎張俊有私書與敞子怨家封上之敞坐策免自殺

遼西鮮卑入寇郡兵擊破之○六月雨雹

益州刺史張喬討叛羌羌皆降散○秋七月雨水

任尚募羌殺零昌○越嵩夷封離等反

任尚擊先零羌狼莫大破走之西河虔人種羌降隴

右平○地震

五年春旱

永昌益州蜀郡夷法

三郡夷叛應封爵奉五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焚掠百姓散骨委積千里無人

秋八月朔日食○冬十月鮮卑寇上谷

鄧遵募羌殺狼莫封遵為武陽侯徵任尚棄市

自羌叛十餘年間軍旅之費凡用二百四十餘億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及零昌狼莫死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詔封鄧遵為武陽侯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尚與遵爭功檻車徵棄市

書法

前書任尚募羌殺零昌此書鄧遵募羌殺也直書讖之是故馬防耿恭同破羌者也防微而恭下獄鄧遵任尚皆殺羌者也遵封而尚奔

市馬鄧皆賢后而后族之權猶若此當時之公論安在哉凡書棄市罪辭也任尚上書徵無罪焉無罪而以罪辭書甚漢也

發明

任尚自永初元年與鄧騰俱受征討之任次年書尚與羌戰大敗宜即憤軍之誅然迄無所行者騰使之戰故也至三年書尚有破羌之功猶未足以補前失未幾屯兵三輔復與鄧遵擊破零昌功頗著矣前年書尚擊零昌殺其妻子去秋書尚募羌殺零昌又書太破先零降種羌平隴右其功始有可稱至是諸羌瓦解無復寇警而上乃召還棄市何耶鄧遵專有其功尚不知權勢所在情與之爭宜其自取顛覆也方是之時鄧后臨朝自以賢德過人然刑賞國之大柄當誅不誅當賞不賞謂之公道可乎與眾棄之不書其罪權要亦可畏也哉

地震

同治二年

紀六年春二月地震

夏四月大風雨雹

書法 永初元年書大風雨雹矣二年再書於是三書終綱目書大風雨雹五帝居其三焉

旱○秋七月鮮卑寇馬城塞鄧遵率南單于擊破之

冬十二月朔日食既

書法 安帝自即位至是才十三年書日食九天戒亦至矣帝曾弗悟外則太后專朝內則

閭后妬忌諸羌歲叛天下多事於是日食既焉陰盛之證豈不明哉終綱目書日食既十有二

無不有應者
詳漢惠七

地震

豫章芝草生

豫章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之以問郡人唐摛摛曰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

書法 於是太守劉祗欲奏而止則其書之何子祗也帝自永初至今書日食十地震十四

雨水旱蝗不絕書而遂有芝草生焉其不為瑞明矣是故綱目於武帝上書甘泉產芝而繼書

早於安帝下書豫章芝草生而上書日食既地震世主亦可以默悟矣終綱目書芝三元封二

是年梁
乙酉

益州夷降

益州刺史文張喬遣從事楊竦將兵擊封離等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封離等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

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疎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滅死論

敦煌遣吏屯伊吾車師鄯善復降

初西域諸國既絕於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共為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

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

遣行者上奏於天子而遣之行也百官表郡守之下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索班姓名也

書法 伊吾盧於是九五書矣初書取伊吾盧地

地三書實憲復取伊吾盧地則繼書車師遣子

入侍四書罷伊吾則繼書車師鄯善

永寧元年春三月北匈奴車師後王共殺漢吏詔復

置都護屯兵

此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索班擊走前王略

有北道曹宗請出兵擊匈奴以報之因復取西域

公卿多以為宜閉王門關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

父風召問之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開通西域論

者以為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遠外

事故匈奴驅率諸國河西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

惟廟策命將出征然後匈奴遠遁邊境得安間者

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通租高其價直

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歸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
侵擾如此誠便公卿難曰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
無益而難供也今欲通之班將能保此虜不為邊
害乎勇對曰今置州牧以禁盜賊若州牧能保盜
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
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
續其斷臂哉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屈就北虜
恐河西城門必須復有晝閉之傲矣今不廓開朝
廷之德而拘七戌之費豈安邊久長之策哉難者
又曰西域遣使求索無厭一旦為匈奴所迫當復
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
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是
富仇隴之財增暴夷之執且西域來者不過稟食
今若拒絕執歸北虜其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
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營兵置
副校尉居敦煌雖以西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
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在焉覽軍就車師後王名廟勝
入寇河西大被其害在焉覽之冊要功荒外要與徵

通音邀求也荒外荒服之外也蔡氏曰以其荒野
故曰荒服在要服外蕭望之曰荒服者言以求服
荒忽無常焉者音煙支西域國名并涼并州今太
原是正義曰漢置太原府兼置并州也涼謂涼雍
也漢改雍州曰涼
州為刺史治隴西

沈氏當前燒當羌入寇

集覽

沈氏東羌種號也續漢書曰羌在上郡西河者

沈氏也當煎東羌種名後或作煎
當燒當注見光武建武中元二年

夏四月立子保為皇太子○校尉馬賢討羌破之

異 討當 ○秋七月朔日食○以楊震為司徒

遼西鮮卑降

地震

發明

自鄧后臨朝地震之異史不絕筆夫以地道故數震動以著其應爾當是之時大水雨電旱蝗日食災異之衆間見曾出然獨地震在多天道豈不甚明雖曰恐懼修飭要之大本不正終亦無補於事綱目書之或一歲再見自承初初元至是十四年間凡十有五皆所以示證應之形著陰道之失為後世鑒也

免越騎校尉鄧康官遣就國

太后從弟康以太后父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諫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謝病不朝太后大怒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

發明

安帝繼統春秋十三鄧后臨朝至是歷十載合而言之蓋亦年垂三十矣謂之切君不可也鄧氏父戀大權略無還政之意舉朝禁嘿莫敢出聲鄧康以后族之親慮貽顛覆數

酉辛

建光元年春三月皇太后鄧氏崩封鄧騭為上蔡侯

考異

封字下葬和喜皇后

數進諫太后倘能翻然悔悟猶可杖之桑榆而乃奮發威怒斥逐就國惜乎康未能高舉遠引奉還爵邑退歸田里政使觸忿而死所得多矣建武之際鄧氏一門誅竄殆盡康之得脫僅若毫芒蓋亦幸爾昔免官而不言其罪書就國而不言其絕亦予之而不盡予者也嗚呼微矣

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饑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歲仍豐穰嘗徵濟北河間王子男女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為開印第教以經書躬自監試詔從兄豹康等曰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温衣美食乘堅驅良而百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然帝已年長久不還政穎川杜根嘗上書言之太后大怒盛以鐵囊

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薛逃軍為宜城山中酒家保
積十五年平原成翊世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
至是尚書陳忠薦之帝拜報侍御史翊世尚書即
或問根曰往者遇禍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
間片絕跡之處避厄發集覽乘堅驅良堅謂好車
露禍及親知故不為也集覽良謂善馬也墨子曰
聖王為衣服之法堅車良馬不知貴也面牆何晏
曰如正面向牆而立一無所見也撲殺撲弼角反
謂投擲而擊殺之如格殺也宜城漢武封燕倉宜
城侯即此索隱曰表屬濟陰括地志云襄州率道
縣南九里古鄆城漢惠改宜城師古曰古鄆子國
也酒家保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也可保信故
謂之保正義曰保者為人傭力保可任使也傭廢
容反受佳也韋昭曰方言保庸調之南方奴婢賤
稱質實一統志云宜城本楚鄆縣地名秦為即縣
也質實地屬南郡漢置宜城縣晉襄陽郡治此劉
宋屬華山郡梁改為率道縣隋屬襄州唐屬郢州
尋改屬襄州以漢南縣省入天寶

縣宋元仍舊 國朝因之屬襄陽
陽府陳忠沛郡相人寵之子

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妣曰孝德后

夏高句驪鮮卑寇遼東太守蔡諷戰歿

錄龍端公孫嗣以
身打諷俱歿於陳
隸龍端孫俞絹反
姓龍名端

尊嫡母耿姬為甘陵大貴人考異嫡字羨按順帝追

母姬氏並質實統志云甘陵本周之市名秦為晉

不加嫡字質實縣屬鉅鹿郡漢初為信成縣後為清

河國屬清河郡後漢改甘陵縣晉改清河縣後魏

北齊皆為清河郡治後周於郡置貝州隋罷州為
清河郡唐復為貝州或為清河郡五代時晉置承
清軍節度宋改為恩州金移治歷亭縣而清河縣
仍屬恩州元屬大名路國朝
初屬大名府後改屬廣平府

書法 既曰嫡母矣而乃尊之為其陵大貴人此何等稱謂也直書于冊其失自見

詔舉有道之士

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致不能容乃上疏豫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詔引咎克躬訪羣吏言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纒列三臺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

集覽 蹇諤之節 蹇 難也 諤 諫也 經余固知蹇蹇之為患 文公集註蹇與蹇通有詞進諫已所難言而君亦難聽故其言之出有不易者如蹇吃然也辯證曰蹇難於言也蹇難於行也又續離騷惜誓篇或直言之諤諤文公集註諤諤直言貌語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周武諤諤以昌殷紂諾諾以亡諤與鄂通戰國周舍對趙簡子曰願

為鄂鄂之臣管穴猶東方朔所謂以管窺天之意此云如其管穴謂言事者所見不遠大而所言或妄誕也

書法 詔舉有道終綱 目一書而已

以薛包為侍中不拜

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扑不得已廬於外旦入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憇而還之及父母亡第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父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頽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產後與給帝聞其名令公車安也第子毀破其產後與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

集覽 昏晨不廢 朝暮猶盡定者之禮

定省之禮注見唐玄宗天寶十五載荒蕪

荒蕪也謂無利之田領如字讀謂領之屋

書法 年唐長慶四年 始此綱目書不拜三受

徙封鄧騰為羅侯遣就國騰自殺貶平原王翼為都

鄉侯

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
太后意太后徵濟北河間王子詣京師以河間王
子翼為平原懷王勝後留京師帝乳母王聖慮有
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江京候伺左右共毀短大
后帝每忿懼及太后崩宮人有誣告太后兄弟悝
弘閻謀立平原王帝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
遂廢其子西平侯廣宗等為庶人騰以不與謀徙
封羅侯遣就國宗族免官歸故郡沒入貲產廣宗

等皆自殺騰不食而死徵鄧康為太僕貶平原王

翼為都鄉侯遣歸河間翼謝絕賓客閉門自守由

是得 免 漢晉因之皆屬長沙郡隋屬王州後屬羅州

唐省之故城在長沙府湘陰縣東六十里

書法 於是騰徙封就國不食而死則曷為以自

者也 騰為賢臣 迫至此綱目之所深惜也故

西平王廣宗等自殺不書 認許鄧騰還葬則書

發明 安帝少號聰明長多不德 鄧后稍不可意

治道 亦為天下慮 爾由今觀之帝自親政之後

怒 鄧氏譴責竄戮 至於沒入貲產而怒猶未息
必欲盡置死地而後已 故騰之自殺書徒封書
遣就國以見迫逐之意 帝亦可謂少恩者然自
騰而下死者甚眾 綱目皆削而不書 何哉太后
制朝衆情忿鬱 鄧氏苟有人焉 自當深明大義

力陳歸政如其言不見聽則翩然遠引屏迹山林猶或可以自免既不能然乃貪於爵位遲回不去一旦太后棄朝復何持耶不書于冊蓋略之也略之者賤之也其旨微矣

詔許卸騰還葬

初卸后之立也三公欲共奏追封后父訓司空陳寵以無故事不從故寵于忠不得志于卸氏數上疏陷成其惡大司農朱寵痛騰無罪乃肉袒與摠上疏曰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為比而利口傾險反亂國家遂令騰等罹此酷濫逆天惑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因自致廷尉忠劾寵免官衆庶多為騰等諸從昆弟皆得歸京師

書法 書許還葬何予存厚也終

以耿寶監羽林車騎封宋楊四子及宦者江京李閔

首為列侯 **考異** 按九列外戚當書其屬據建寧二年

地節四年書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則此當書耿貴人兄寶孝德皇外祖宋楊

帝以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宋氏封侯為卿技

侍中者十餘人閭后兄弟顯景耀金典禁兵江京

李閔皆封列侯與中常侍樊豐劉安陳達及王聖

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出入宮掖傳通姦略

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

為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王聖賤微得奉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交屬託損辱清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帝以疏示聖等皆忿恚而伯榮通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瓌為侍中得襲護爵震上疏曰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故朝陽侯劉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而以其再從兄瓌襲

爵為侯且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陛下宜鑒既往順帝之則尚書程璠上疏曰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綬盈金積貨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歿必疾今外戚寵幸未有等比祿夫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昔文帝躬行節儉有議之者帝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今歛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危亂可待願陛下勉求忠貞誅遠佞諛剖情欲罷宴私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

集覽九德未事言有德者未見其所行奏皆不省

集覽之事也書皐陶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蕞采采蔡氏傳曰亦摠也載行采事也摠言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為可信驗於以擇人而官之阿母阿倚之母謂乳母王望程輔姓有兩音漢書程方進注程音伏

唐書翟璋注翟音澤有此異耳醜名也音蒲實身之寵實憲鄧騰皆以外戚得寵幸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史記莊子傳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周笑謂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注謂犧牛臨宰時願為孤小之豚亦不可得也覆車重尋重去聲猶言再蹈覆轍

調九德未事集覽言有德者未見其所行之

實一統志云朝陽漢之縣名屬南陽郡三國魏廢之故城在南府南陽縣朝水之陽今為朝陽村俗呼刁城程醜

廣漢維人

發明事有必待貶黜而惡始見者亦有不待貶黜而惡自見者自鄧后即世至是僅四閱月而安帝初政所行乃爾觀綱目所書封宋揚四子及宦者之事則其不德之實曉然可知此

正所謂不待貶黜而惡自見者帝之所為若此而猶欲追怒鄧氏不亦繆乎

秋八月燒當羌麻奴入寇馬賢追擊破之

以劉愷為太尉

居延都尉范滂犯賊罪吏議欲增錮二世劉愷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今以輕從重懼及善人

非先王祥刑之意也詔從之
集覽 增錮二世增孫不得叙用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公羊傳昭二十一年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注不遷怒也上善去聲
實實 劉愷居惡惡金如字一讀上惡作鳥路反
實實 巢侯般之子宣帝耳孫也

鮮卑寇居庸關殺雲中太守

帝幸衛尉馮石府留飲十日

石能取悅當世故為帝所寵

書法 特筆也直書其事而貶義自見矣故書留飲十日所以志安帝之棄書旬日而還所以志後主之荒建興十四終綱目書君幸諸臣之家五幸其府二是年晉成咸康元隋大業三

唐貞觀十四年二十年辛未梁主晃甲申唐主存勳其善飲宴者二大業三未有留連如此者矣而微行梁胤府舍

不與焉桓末嘉元

發明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誰鳥有身為萬乘之主而乃臨幸位

臣之居留飲至于十日者哉大書于冊甚其惡也

雨水○冬十一月地震

高句驪王宮死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陳忠曰官前禁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使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帝從之

延光元年夏四月雨雹

大者如斗

遼東都尉龐奮承偽詔斬玄菟太守姚光徵抵罪

玄菟太守姚光幽州刺史馮煥數糾發奸惡然者詐作璽書遺責煥光賜以歐刀又下龐奮用使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其子緄疑詔文有異止之煥乃上書自訟徵奮抵罪

集覽
歐刀

發明 為偽詔者姦惡盜賊也然郡太守非有大故焉可遽行殺戮綱目詳而書之所以凡

龐奮不審之罪雖然清明盛世則無是事此又綱目言外之意

秋七月地震

高句驪王遂成降

是後東垂少事

虔人羌與上郡胡反邊兵擊破之○九月地震

冬鮮卑寇邊

鮮卑既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寇鴈門定襄太原

麻奴降○雨水

遣宦者及乳母王聖女伯榮詣甘陵

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竊聞使者所過威動郡縣
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修治繕亭徵役
無度賂遺僕從入數百匹伯榮之威重於陛下
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
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
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不宜
復令女使干錯萬幾書奏不省時機事專委尚書
而災變輒免三公忠上疏曰漢興舊事丞相所請
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
賞一由尚書近以災異切讓三公臣忠常獨不安
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宜割而
勿聽上順國典置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
國家之典萬 **集覽** 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
世之法也 **集覽** 江都誤為一拜韓嫣漢武帝幸
臣也高帝時韓王信入匈奴至類當城生子因名
類當韓嫣乃類當之孽孫也嫣常與上臥起江都
易王名非景帝之下入朝有詔得從獵上林天
車駕本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騎騫馳視獸

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乃辟從者伏謁道傍嫣驕
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後以姦聞太后
使使賜嫣死漢書音義曰嫣音偃索隱音於建壹
言二反並通天元之尊易曰大哉乾元伊川傳曰
乾天也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
之乾乾剛之位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
也時乘六龍
以御天也

發明

按通鑑載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
往來甘陵而綱目大書宦者及乳母王聖

女伯榮其詞音稍異何哉蓋謂之黃門常侍及
中使則其事隱而難明謂之宦者及乳母王聖
女則其失曉然易見夫以安帝親政僅踰一載
而所為舛繆徃徃若此綱目所以特筆書之詞
繁而不殺者正以著其惡而甚之為後世戒
爾噫東漢之治自是日益亂矣於乎何議

汝南黃憲卒

汝南太守王龔政崇温和好才愛士以表闕為功
曹引進黃憲陳蕃等憲不屈蕃就吏闕不修異操
蕃性氣高明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憲年十四穎川
荀淑遇於逆旅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
曰子吾之師表也前見表闕未及勞問逆曰子國
有顏子寧識之手闕曰見吾叔度邪同郡戴良才
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
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
自以為無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
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
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少游
汝南過表闕不宿而退從憲累日乃還或問之泰
曰奉高之器譬之沈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
千頃陂澄之不清滄之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
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暫到京師即還年四
十八終范曄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
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此吝故余曾祖穆侯以
為憲類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若及門於孔氏其

殆庶

集覽

袁闕黃憲傳作表闕劉貢父曰案闕字
奉高闕字夏甫下文言奉高則闕當作

平
闕逆曰逆迎也迎先便說鄙吝猶茅塞之義沈濫
沈音執字從九無點或作况誤也濫通作檻並音
胡覽反前書班固賓戲曰懷沈濫而測深乎重淵
爾雅沈泉穴出濫泉正出郭璞注云穴出反出也
從旁出也正出涌出也詩大東篇有洌沈泉未菽
篇膚沸檻泉風旨風謂標致旨謂意趣也沈吝瑕
疵羞吝也章懷曰此音此據說文當作疵此古字
也故余曾祖穆侯余茂也范曄南朝宋人其曾祖
名汪晉簡文時為安北將軍謚曰穆侯顏然柔貌
也黃憲傳顏作墮若及門於孔氏謂宣聖也
若使得及為孔**質實**王龔山陽高平人表闕汝南
子之門弟子汝陽人安之玄孫黃憲汝南
慎陽人陳蕃汝南平輿人
周舉汝南汝陽人防之子
書法 布衣未有書卒者卒黃憲惜賢也布衣
書卒終綱目二人而已矣黃憲管寧

發明 憲一布衣也而得書于冊至今使人有歎
故耶雖然于時羣小在位而賢才沉於草萊聘
召不及無所附見必至於卒而書之又所以愧
當時也

二年夏四月封王聖為野王君

書法 王聖何乳母也自宣帝始推恩阿保賜物
而巳未有封也至是而封君矣桓帝之世

復侯其子焉馬惠子初下及元魏乃尊為皇太
后實氏常氏甚哉終綱日書封乳母二王聖頃

陽嘉二宋娥封乳母子一桓永興二
書尊為皇太后二宋壬申癸巳魏

發明 此乳母也何不揭而書之蓋已見之於前
矣夫以乳媪而列爵受封大書于冊漢治

雖欲不衰
其可得乎

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

管實

班勇扶風平陵人超之少

子

北匈奴連與車師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
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璠上書曰臣在京師亦以
為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
能自存謹陳三策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
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
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絕其根本因發鄯善
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置軍司馬將士
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
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人塞此下計也朝廷下
其議陳忠請於敦煌復置校尉增四郡屯兵以撫
諸國於是復以班勇為西域**集覽** 蒲類秦海西域
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傳注大秦國在西域
西海西故曰秦海也蒲類亦國名也又蒲類海注
見明帝永平十六年交河城車師前王庭在焉本

高昌所都前書音義曰以河水分流繞城下故名
交河括地志云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
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

秋七月丹陽山崩○雨水

冬以楊震為太尉

耿實薦李閔元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
辟其兄實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敕
實大恨而去閔顯亦薦所親震又不從司空劉授
聞而辟之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為王聖脩第
樊豐周廣謝暉等傾搖朝廷震上疏曰方今災患
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而為阿母起
第為費巨億廣暉兄弟倚近倖與之分威屬託
州郡傾動大臣招徠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復
得顯用白黑溷清天下謹謹臣聞師言上之所取
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

度之上
不聽

十二月地震

聘處士周燮馮良不至

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
帝以羔幣聘之燮宗族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
為國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夫修道者度
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與良皆自載至近縣
稱病而還

三年春正月班勇擊走匈奴田車師者西域復通

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龜茲王白英
乃率姑墨温宿自縛詣勇因發其兵到車師前王
庭擊走匈奴於伊和谷於是
集覽 特加三綬綬佩
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

三官累印綬而服之也武帝時楊僕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即此百英龜茲王之名姑墨西域胡種治南北城與烏孫接境

二月帝東巡三月還未入宮策收太尉震印綬遣歸故郡震自殺

樊豐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震復上疏曰臣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持權用事之象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而親近倖臣驕溢踰法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震言轉切帝既不平而豐等憤怨會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欲誅騰震救之曰殷周並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乞全騰命以誘芻蕘

人之言帝不聽竟殺之及帝東巡太尉部掾高舒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懷怨對且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帝然之及還京師便臨太學即其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令耿寶奏震志望有詔遣歸故郡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酖而卒弘農太守移良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譏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大僕來歷曰耿寶頃側姦臣傷害忠良禍將至矣胡氏曰安帝三公無出震之右者然人臣以道事君合則留違則去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媪而不能動宜去久矣至是極言遂取殺身之禍忠則忠矣然其燭理不明而

集覽

見徒見形旬反徒處義不精亦不足稱也已

與柱通音冢度反撐也小柱為枝邪柱為梧枝通
作枝案章帝本紀支柱橋梁須行還上之須待也
行下孟反待帝巡行回還時奏上之柴門師古曰
柴讀作寨字本作若釋文籬落也廣韻注山居以
木棚志望志於避反悞也望怨也乳媪正誤須行
安帝乳母王聖也媼烏浩反女老稱正誤須行
覽待下孟切○今按行如字柴門集覽柴讀口寨
籬落也又引廣韻山居以木棚○今按此謂塞斷
其門不通
出入也

書法

未入宮何急辭也帝之信讒果矣故特筆

以志武帝之忍書未入宮策叔

發明

揚震事昏庸之主不能見幾而作其死宜
矣雖然此為震言也若天自漢朝言之則
當時清白忠正無出震右乃以諫諍忤嬖倖而
死是時安帝保愛羣臣如護心腹震雖欲納忠

効節不可得已綱目善帝還未入宮策叔印綬
所以見帝急於殺震如此臨亂之君知有小人
而不知有君子唯恐嘉
穀之害狼莠也哀哉

夏四月閔中山崩○秋八月以耿寶為大將軍

九月廢太子保為濟陰王

王聖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乳母王男厨監劭吉等
殺之太子歎息京豐懼乃與閔后說太子帝怒召
公卿議廢太子耿寶等皆以為當廢太子僕來歷與
太常桓焉廷尉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
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
良保傳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
不從遂廢太子為濟陰王居德陽殿西鍾下來歷
乃要結光祿勳殺諷宗正劉偉將作大匠薛皓侍
中閔丘弘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張等十餘
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使中常侍詔曰父

子一射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
識大典而共為謹詳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朝廷
廣開言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決當顯明刑
書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佛然廷詰皓曰屬
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得
輾轉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關連日不肯
去尚書令陳忠劾奏歷等乃免歷兄弟官削國
租黜歷母武安公主不得會見歷歛之孫也

覽王男太子乳母之姓名郗吉姓郗音丙西鐘
靈帝本紀置鴻都門學生注鴻都門名也於門內
置學屬通諫何言屬近也通同也謂近日相要結
而同一進諫者所言如何而今乃違背前

正誤西鐘
約輾轉言其反覆也詩關雎篇輾轉反側

西鐘
下集覽無註○今按謂西廂下懸鐘之所也晉書
項城府君謂賈充曰當使孫嗣死於鐘簾之間及
趙王倫亂充子謚走

質實來歷南陽新野人張皓
入西鐘下就斬之

世孫施延
沛國新人

是月晦日食

地震大水雨雹

書法

帝即位至是十八年書地震二十有二書
地陷者一書地坼者一綱目書地震一百
一而帝居四之一焉終綱目千三百
六十二年地震之數無如安帝者矣

四年春二月帝南巡

三月朔日食

書法

安帝即位十九年書日食者十有三而一
歲再食者一食二朝者一食既者一東漢
日食之數無如安帝者矣

帝崩于乘輿還宮發喪

帝崩于乘輿皇后與閻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以濟陰王在內恐公卿立之乃偽云帝疾甚徒御臥車馳歸四日乘輿梁琛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

書法

賀善贊曰安帝即位至發喪所書一有七變書者七十世道可知矣徒聞狎佞臣厚保毋疾忠賢望其弭災靖亂尚可得乎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書法

綱目書尊皇后為皇太后多矣上必有書即位者也於是北鄉未立則孰尊之自書也名號正則可以臨朝矣終綱目不書即修書尊為皇太后者二而已桓永康元皆臨朝

以閻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考異

以下漏舅字與實憲同

考

證

當加元於迎北鄉侯懿入即位

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冊迎章帝孫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為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內外羣僚莫不哀之
集覽北鄉郡名在濟北梓木為之親身之棺也應劭風俗通曰哭而泣喪聲弔臨也師古曰衆哭曰臨梓宮者天子之喪以梓木為之親身之棺也應劭風俗通曰哭而泣喪曰臨宮者存日所居緣生事死因為名

樊豐等下獄死耿寶自殺王聖伯榮徒鴈門

閻顯忘樊豐耿寶風有司奏貶寶為亭侯遣就國寶自殺豐及謝憚周廣下獄死聖母子徙鴈門而以第景等為鄉校並處權要威福自由

書法

徒辭有四書徒某某廢某併貶某徒無罪之辭也書某徒者有罪之辭也

葬恭陵○秋七月班勇擊斬車師後王軍就及匈奴

使者○冬十月越嵩山崩

北鄉侯薨

關顯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諸三子閉宮門屯兵自守

書法

北鄉侯書即位無譏矣易為止書北鄉侯薨不成乎君也其不成乎君何太后私也

貪立幼君以久其權而又不能以踰年故不成也故皇子辯正也未踰年而廢則稱帝靈中

平六北鄉侯非正也未踰年而薨則稱侯綱目王侯書卒此其書薨何嘗即位也綱目自王

外書薨之例七非不成君廢帝廢后則謚為帝為后者也不然則帝母也公主有大功者也

是無薨道矣唐會昌以後方鎮宰相有書薨者誤也

發明

北鄉既書即位而不書崩者不成乎君也不成乎君而書薨者既臨大寶異乎羣臣

也此輕重之權衡也

十一月地震

中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保入即位誅閹顯等遷太

后於離宮封程等十九人為列侯

考證

當作封宦者孫程等十九

人為列侯

初北鄉侯病篤孫程等十九人謀立濟陰王至是夜入省門遇江京劉安陳建新之以李閹為省

內所服脅負俱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召尚書令以下從薨幸南宮登雲臺召公卿百僚使

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關顯侍在禁中憂迫
不知所為小黃門樊登勸顯以太后詔召越騎校
尉馮詩將兵屯平朔門且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
者封萬戶侯詩皆許諾辭以衆少顯使與登迎吏
士于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景還外府
收兵孫程傳召諸尚書使收送廷尉獄即夜死明
日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乃以顯及其弟耀晏誅
之家屬皆徙比景遷太后於離宮又明日開門罷
屯兵封程等皆為列侯是為十九侯擢程為騎都
尉初顯辟崔瑗為吏瑗以此鄉侯立不以正知
顯將敗欲說令收江京廢少帝而立濟陰王而顯
日沉醉不得見乃告長史陳禪欲與共求見言之
禪猶豫未聽從會顯敗瑗坐斥門生蘇祗欲上書
言狀瑗遽止之禪謂曰弟聽祗上書禪請為證瑗
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勿復

集覽

積為積久也

登雲臺南宮注見高帝五年雲臺在南宮明帝永
平三年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即此虎賁羽林士

格殺登句絕相抱而殺之曰格登謂繼登傳召傳
音林總反釋名傳傳也轉轉相傳而呼召之也此
景縣名屬日南郡在南越地後為林邑所據晉九
真太守權遂討林邑其王范佛降乃於其國五月
五日立八尺之表日景在表南九寸一分故曰比
景比當讀為庇廢之庇景讀曰影如淳曰日中於
頭上景在已下故以名縣瑗坐斥為句崔瑗坐罪
而破斥逐也第聽祗上書第與第通案鄒食其博
第言之陳勝傳第令毋斬袁盎傳

正誤

格殺登集

君弟去並訓也聽平聲從也

實

孫程涿郡新城人崔瑗安平人

書法

西漢之篇書諸大臣迎立代王恒於是而

謀可責矣漢氏之將衰可悲矣故下書司空劉
授策免罪之也遷辭有二太后遷者善辭也遷

太后者逆辭也闕而諸廢太子其罪大矣其以逆辭書之何非逆辭也罪辭也終綱目書遺太后于其宮六詳泰初發亥

惟漢閻氏唐武氏為罪辭

發明 濟陰正位儲貳乃以無罪廢黜人神共憤

卿尋殞大寶虛位故孫程等得以定謀迎立順

帝由是大統始得其正可謂幸矣然而漢治卒

亦不報者大策不出於廟堂而扶立實由於闈

宦故也歐陽修贊唐史謂唐自穆宗以來八世

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

下其可得乎順帝之立不幸類是雖有聰明睿

智之資猶將制於近習而不得有為况又昏庸

孱弱者乎書中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入即位

則漢氏之衰從可知矣有

天下國家者可不監諸

葬北鄉侯

以諸王禮

司空劉授策免

以阿附惡逆舉非其人也

改葬故太尉楊震

書法 葬臣不書此何以書嘉禮賢也綱目予存厚故詔許鄧騭還葬書改葬故太尉楊震

書終綱目臣書改葬二是年唐神龍元改葬上洛王常玄真宋路太后唐息隱王不與焉

祠以中牢

詔以楊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葬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即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

律考

中牢注見昭

質實

一統志云楊震墓在西安府華

陰縣東一十五里
鳥集喪前悲鳴葬畢
有去

書法

祭臣不書此何以書嘉禮賢也故樊豐敗

六遼水敗而後祠楊震宦官敗而後祭陳實靈中平

祭九齡至德二皆事後之思也終綱目書祭臣

六詳永平二年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十

